

在这混浊的十丈红尘中
凡善恶之事总不会被淹没的
因为天道无私那用以甄别的筛子精细无伦

因果律训

中华道德学会印行

因果律训 目录

序·····	4	十四、昧心贪财致人死，精神异常遭果报·····	48
一、弃亲不养罪弥天·····	6	十五、乱丢垃圾也丢出个因果来·····	57
二、不孝之报·····	8	十六、监守自盗——贼奴才·····	63
三、大逆不道，子媳受惨报·····	10	十七、情深「义」重——沈君郎·····	70
四、谁说养儿防老，多积善德最好·····	17	十八、薄情寡义，重富轻贫之下场·····	72
五、恶媳现世报·····	19	十九、只见眼前利忘却身后义·····	75
六、胎儿何辜，大娘心好狠·····	21	二十、前生为盗，今生受报·····	77
七、杀害无辜蛇魂讨报·····	24	二十一、见义不为无勇无仁也·····	79
八、最毒如人一后母·····	29	二十二、为产竟断手足情·····	81
九、犬灵讨报·····	32	二十三、先灵之惩罚·····	84
十、婴灵讨报·····	34	二十四、邪淫乱伦，罪无可道·····	86
十一、小鸡小鸭复仇记·····	37	二十五、莫逞花心，糟糠岂可弃乎？·····	89
十二、阴毒奸夫泯灭天良·····	39	二十六、喜新厌旧无情郎·····	96
十三、狼毒后母之惨报·····	46	二十七、万恶皆是淫出头·····	99

二十八、乱伦惨报·····	105
二十九、宋帝王审案记·····	106
三十、奸杀女童罪难饶·····	111
三十一、夺妻占产冤难消·····	116
三十二、放黄色录音带之罪过·····	118
三十三、販售色情书刊、春药、影片之惨报·····	119
三十四、淫人妻女之惨报·····	121
三十五、诱拐师娘，邪淫乱伦·····	125
三十六、淫徒孽子罪无边·····	131
三十七、逞一时之欢，遗留无限哀愁·····	136
三十八、要命的口业·····	138
附：信不信由你「借尸还魂」 真有其人确有其事·····	145

静思心语

鍾吉家

- ▲ 一个容易发怒的人，情绪也最不稳定，更容易破坏了自己与他人长久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 ▲ 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只要善用你自己的才能，即使缺点，也会变成优点。
- ▲ 人有形形色色，事有万千百态，地有无数生灵，物须广博善用。
- ▲ 绮丽的人生，需要靠你努力去创造；温馨的社会，更需要大家一起来缔造。
- ▲ 一个人唯有天天保持着乐观的精神，才能拥有快乐的心境。
- ▲ 成长中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的安慰与关怀。
- ▲ 当你诅咒他人，心怀恨意时，就像一团迅速蔓延的野火，最能伤害自己与他人。
- ▲ 源源不绝的灵感，来自对于生活中的深刻体验，只有真正失去过什么的人，他才能体会周遭事物点点滴滴的可贵。
- ▲ 「笑容」，是能够感染人的！当你开怀大笑时，这个世界也跟着亮丽了起来。

序

有道是「佛怕因，人怕果」

三世因果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种何因，得何果，这是天地间不易的真理。

在这科技发达的工商社会里，讲到因果，有人甚至会不屑一顾的说：「什么时代，还信这个。」可是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物，却也一样都离不开因果，今天我们付出了努力的「因」，将来必得到丰硕的「果」，换言之，杀了人，害了人，有形的我们受了法律的制裁，可是无形的那一大堆债，却还也还不了。

虽然我们会说，我已受了应有的惩罚，为何还有这般乖舛的命运？有形的虽是杀了对方的肉体，无形的却伤了他的慧命，使他无法藉肉体来修道、证果，仍然沉沦于六道的轮回之中。试问此恨怎消呢？

今日有太多莫名的病症，却怎么也医不好，既言科技医学如此昌明，为何还有终日卧褥且医药罔效的病人呢？其理安在？

环绕在我们四周的一大堆问题，我们不得不「静心思理」，更不该老是抱怨没有得到什么，而该问问自己，已经付出了多少。当我们播下了美丽的种子，将来必开艳丽的花朵，反过来说，如果播下了恶种子，将来必结恶果。

举手投足，全在吾人一念之间，自作还得自受，孟子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莫为自己往后的道路布满荆棘，更莫为此世的不幸遭遇而怨天尤人，当息下狂心，真心忏悔，发愿行善，「天不罪悔过之人」，且「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愿同修努力共勉。

本会有鉴于现今道德式微，伦理颓废，故而收集了现代的因果实录，以期唤醒走在歧路上的同胞们，愿本书的出版，有您的共鸣与回响，在此书的付梓前夕，爰作此文，以为序。

中华道德学会 周年纪念

公元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弃亲不养罪弥天

吾乃本堂保生大帝 降

妙基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

诗：陈贤夫妇配鸳鸯 五子已失在中央

数拾寒暑未起色 加勤行善可破殃

示：今请临时鸾驾，有关台北信士陈金○夫妇案前禀求之事，吾神特开坛指示之查陈信士为拾余年来，所经营市场生意每日愈下，此乃与汝夫妇本身因果有关汝本命 中注有五子登龙，方才吾已以诗言指明三子已失，故而影响家运老来无靠，若论汝陈家之因果，应从汝之前生言起。

前世汝夫妇本是一对姊弟，因生父早亡，汝母为扶养汝姊弟另嫁他人，汝姊弟随由继父照顾养大至成人，且汝继父视汝姊弟如己所生，可谓恩情重大，俗俚言：「生者放一边，养者大如天」。

岂知汝俩长大后，却不知报恩尽孝，未尽反哺之恩，继父年老无法谋生，被汝姊弟遗弃未尽扶养之孝责，始后汝继父终极怨恨中而别世，此为汝俩前生之未尽孝道之因果冤欠。

此世汝俩结为夫妻后，前生因果业随汝俩而开始讨还，前生汝俩之继父，今世投胎为汝之第三子。

此子生后聪明乖巧极得汝俩之宠爱，当中因果循环天机非汝俩所能知也，如照因果安排，将来此子将花尽汝家所有财产，逼使全家走头无路方干休。

因汝俩本世积有善功，因此前后两世因果提早安排结束，故于三子成年前别汝俩先死，否则如照因果律令安排，后果更不堪想像。

今汝三子虽已先亡，但前生债仍未清，故乃有生意奇差之事。

从今起，立即行善布施，自能渐解前世冤业，并于地藏古佛前忏悔呈疏，发愿行善可渐化解也。

◎本会并无派员外出募捐、收款。如遇上情，请予拒绝，并报警处理，及通知本会。

二、不孝之报

吾乃本堂中坛元帅登台

圣心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

诗： 圣心法舟载缘士

共登彼岸享真如

中坛元帅镇坛守

登鸾执乩大道扶

又诗： 午未交替万八秋

三曹普度缘得救

宿世冤欠今清算

因果讨报缠无休

◎论许盟○之因果

诗：许子不孝遭天遣 恶劫临头自报应

养育亲情厚载恩 未思反哺苦惨连

示：查许君日前所发生之车祸，乃酒后自驾机车撞于路旁树干而手足俱折昏迷不醒，幸经路人好意代送医院急救，奈因不孝罪孽已临头报应，故而灾劫难逃，致右手右足成残，此报应之事委因果原由，应从许君幼年述起：

许君幼年丧父，因家贫难以维生，七岁时随母改嫁入继郭家，因继父未娶故视许如己所出，十二岁时，不幸其母又病故，因母未给郭家生下一男半女，为

继承郭家香火，许君乃身挑许郭两家香烟，虽单传但肩负两家薪火之续延。及长，许父正托媒为子娶媳之际，不慎在山上工作因跌倒成中风，又未及时治疗成瘫痪半身不遂。

此时许君不念继父养育之恩，无思反哺之孝，不但未延医诊治父病，反而乘父中风无法行动之时，将继父终身节俭所存储之现款金饰盗取花用一空。

最不该，未经其父之同意，伪称需筹大笔住院医药费，将父产抵押变卖一空，另租一间简陋破屋置其父住该处，随即离家花天酒地，将抵押变卖财产款项挥霍殆尽，任继父辗转哀号于破厝不顾，真是丧尽天良大不孝之人间惨事一椿，幸有邻居富同情心者，每利用空闲帮其整理卧褥，清理屎尿浊臭，并将剩饭余菜残汤置于床旁，任其自食取用，可怜在这生不如死残喘苟延拖命中，因病情严重且又时饱时饿，而引起并发症，终在含恨哀号中别世，亡时两眼瞪死不明目，后事乃由善心人士代为安排简埋草草了事。

此等不孝遗弃继父养育大恩不顾，冥冥中已注下因果报应之冤，此后许君在花尽父产后，已孑然一身走头无路为人打杂维生。

日前领薪水后，于彰化夜市路旁摊贩自饮黄汤数杯，于返回台中友人途中，忽

见其继父显灵露相，一时大惊而分神自撞路旁树干，手足当场断折，面目全非重伤昏迷不醒。

虽经善心人士送医急救，任尔华陀再世亦难治愈其残疾，此后终身将成残废，一报还一报悔之已晚，此乃自陷不孝因果报应苦圈痛苦无尽期，吾神挥笔至此亦感叹万分，望世人能知尽孝为要。

三、大逆不道，子媳受惨报

李元帅 降

喜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

诗：世人不信前后因 忤逆双亲断后人

妇心甜口腹藏剑 弄夫惹火祸招生

轔岛圣堂林立，杏儒柳笔挥文劝世，行善志诚。上苍恩赐处处著书，藉请神仙佛述案证，为参书内容，所谓有据也。

而今世人受虚荣蒙蔽不醒，不知应善而行，修身养性，真心学道。与人礼让，比上比下，自得知人。今世来生为善，三宝为贵，莫学忘恩不仁，不孝父亲。

事在本坛凤邑县内，案发生三十年前，一位姓邓名心良，娶妻张氏金红，生育二男一女，长子清行，次子清在，女儿春梅，兄妹和气，邓老夫妇为两子娶妻，长媳淑美，次媳兰香，一家生活幸福，继而春梅也出嫁，邓家每人各勤劳事业，家有财富，无其他牵挂。

俗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日张氏患了重病，求医不治身亡，心良十分心烦，心望子媳能诚待，过了一生就心满意足。

但世事不如人所知之单纯也，清行兄弟自母亲逝世后，常与妯娌吵闹，变成一家不睦，致父亲心良知悉，思料是为家财产业始不睦。

因此心良将为两子分居，各自耕作，以免烦心，业产都分配后，则对两子商量，我老人自己不煮饭，每人轮流让我吃一个月，子媳都同意让邓老心良受奉待之快乐。

但因邓老身体日趋衰弱，而精神记忆力亦渐不灵，故而引起两媳失去殷勤奉待，且三餐亦无油甜奉敬，邓老受奉待，每餐已难食饱满。

有一日，不是长子清行供奉之月日，邓老不知何故到长子家中，随便拿碗盛饭就吃，都说好食，实在真好吃。

此时被长子清行看见，即追问父亲，你为何到我家吃饭，今日未轮到，你为人太不公平，连骂不止。

邓老听得大怒之际，将菜汤鱼肉推落地，长子一看怒气冲天，即将父亲推倒在地，此时淑美出来一看更怒火冲天，随即帮助丈夫，欺打翁公。

邓老被打难受，疼痛万分，实苦惨矣！心良全身疼痛难当，双脚跪地，哀求子媳不要再打，饶我一命。

俗云：最毒妇人心，淑美气怒曰：今日若无将你老头儿打死难消我之恨。再取一根木棍走到心良后面，双手持棍大力向头打下，心良哀声倒地，头破血流满地，一命归阴，清行夫妻见其父气绝，惹了大祸，惊慌收拾细软，准备逃亡，途经凤山西门时，因精神狂乱超速撞电柱，清行夫妻受重伤，经送医不治身亡。

警方连络其弟清在代收埋，清行夫妻结束阳律，魂往冥府第一殿见秦广王跪下说，小魂清行夫妻是枉死，求大王宽赦放回阳世。

秦广王怒曰：前几时有一位邓心良，控诉祂被子媳活活打死，你这逆子毒妇，命差官扣押，命文武判升堂，命差官押来心良。

秦广王问曰：你声声句句要控诉子媳，说你在阳世，不知何故被子媳活活打

死。「我不愿，真不愿，请大王为我作主。」奉王命，邓老魂暂退一边候审。

命二位罪魂押进案前跪下，二位罪魂，在阳世家住何处，及姓名供来，若有虚言，定不饶赦，魂说：大王我生前居凤山，父亲邓心良，咱是邓家大子媳，并无对不起老人，对一般人，事事安份守己并无乱说，请大王再查明此事。

秦广王已知邓老为一碗饭被打死，但因办案应程序而审问。秦广王审问清行夫妻两罪魂曰：胆大罪魂句句强辩，敢说在世孝敬父亲，又要求回阳再享天伦之乐。

此时秦广王又问魂清行，汝声声说，在世遵父命，若句句有实，随传邓老魂到案前，与汝夫妻对质，清行夫妻两魂听说要对质之时，大惊失色，但为要解开自己身罪，将坚持应对。

秦广王问：邓老魂在汝身边两魂汝可认识乎，邓魂说我已认出来，此男是我不肖之犬子清行，这女魂是我大媳如淑美，两人合打我致死无错。

秦广王问两罪魂：在汝身边者汝可知是谁？清行夫妻答：此人我们不认识，祂乱指我是祂之子媳，我实在不识别。

秦广王曰：岂有此理，岂有不承认生我育我之人，简直是畜生。清行夫妻两魂仍然不认亲。

秦广王怒曰：汝两小魂，视本座是何人！岂能如此嚣张，命差役押出重打五十大板，两魂受罚后，仍然不认。

秦广王命差役再押出重打一百大板，尚未押出之时，两魂受重罚五十大板后，脚已软难以站立，即同声启口哀求大王宽赦，免于再打，事情来龙去脉我之说之。

在案前人，确实实是我父亲无讹，父母在我阳世之时，已将财产均分配兄弟，父亲按期分食伙头，有一天，非轮我侍伙食期，因我听爱妻之禀报，父亲在厨房偷食饭菜，我一时冲动不查，不分青红皂白，即时持棍打父亲。

在我夫妻俩联手毒打下，失手致父亲于气绝，是非常不该，对犯上之错，实罪该万死，当初之刻，如我脑筋稍为动思，何以父亲今日突然至此用餐，加以追究原因，现刻就无此大错了。

我之弟及弟媳亦有错，不该侍养父亲食剩余菜饭，及菜之粗淡无味，使父亲用餐难饱，食不甘味，何况当日因事无暇为父亲备餐，也应通知我以便代予准备。

大王听后，责曰：汝夫妻两魂亲杀父之罪难赦，不得将原因迁移别人，汝为何归阴说来。

当时只想能得逃亡，即趁机两人同骑机车往凤山进入高雄市而逃，我所记忆有

计程车越过我面前时，我心急可能冲进路边电线杆，自己哀叫一声，就不知人事，今被押在阎王前审问，事过情形已招出，请大王宽赐我两人罪可否！秦王听犯魂说后，命主簿官将两人所犯何罪，内容宣示，主簿官根据凤山及左营城隍所集据呈到，与犯魂所招情形确实。

犯魂清行所犯者，无实心孝敬父亲，恭敬父亲虽然未轮到月份，但为人子亦应慷慨安慰，使父亲能吃得饱，此无做到，反打父亲致死，不去投案，藉机逃生，此为不孝忘恩之大罪，应判重刑，取出心肝予铜蛇铁犬食入腹，空身入冤鬼地狱受苦，永无法再转生。

而女魂淑美为人媳，无尽如道敬养翁公，反助夫与父冲突，又助夫害死翁公，三从四德尽弃，不守如道，此一论罪极刑，判汝入火坑小地狱十年后，再转入血池，自身割肉送虎食为三餐，经十年后看情形有悔过之意旨者，再转身阳世，受男人侮辱而不能结合婚姻，内心痛苦走进娼院为妓女，受娼母束缚，日日所赚金钱被男人诱尽，则单身空囊束手无处可依靠，后为求乞渡生至终。

因淑美生前在邓家附有恶性，对邻人不和，今受阴律重判，若再来生必受前生所说之苦惨也，此则可赦前生罪孽也。

今劝世人，为人子媳应尽人伦，敬孝双亲公婆，理所当然，莫学清行夫妇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而邓老在阳世好善济贫甚多，为人忠直，寿命未尽，不幸家庭变故，被子媳害死，暂留枉死城几年后，再转生阳世为富贵家之子弟，子孙满堂。以上余今述案，参入善书传世，凡民阅悉，有善不可厌，恶不可从，善道尽为之，德可服人，不可不信，阴阳律法定不饶，后会有期。



(一) 今世做今世报应——如种蕃茄一个月就能收成了。

(二) 今世做经过几世以后才报应——如种苹果、葡萄要经过几年以后才会
有收成。

古人道：「善恶终有、天道本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朋友们！记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话吧？一切恶事就是芝麻小的坏事也不可以做，因为一个小小的癌细胞，可能就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带给你极端地痛苦了呀！

朋友啊！当你认识因果之定律，更觉醒到上天二十四小时对任何人都是公平！

四、谁说养儿防老，多积善德最好

本堂观世音菩萨 降

慈雨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诗：林府有儿命当该 口哑难行因果来

今生父子前世带 今得儿荫贵子孩

示：有关林信士案前禀请乙案，有关令郎出生八载，至今未能开口行动，致引林信士夫妻忧烦不已，慈心若碎。因汝父子因果乃前世带引，事关天机，本不欲明示；但因林信士一再坚持虔禀恳祷，今特将汝父子因果阐述之。

清同治晚年间，有位名叫王福成以卖珠宝为业，娶妻张氏，夫妇年近三十，膝下犹虚，均无所出，为使后代香灯有继，于此年领养人子取名思孝，而年后再养一子取名思聪。时间似箭，不久思孝兄弟均长大成人，因福成由壮而入老迈之纪，故对思孝兄弟亦疼爱胜己出，未久王妻张氏别世，福成更觉孤单。幸思孝兄弟均已先后成家，自此以为可享太平安享晚年，岂知福成因早年积劳过度，致引眼疾复发而失明，至此将财产均分给思孝兄弟，时清光绪廿一年，同年二月廿八日，因日军入侵澎湖而造成人心惶恐。思孝兄弟却变卖贵重之物，

将店中所有珠宝卷走，兄弟俩携眷雇渔船逃往福建兴化，竟弃老父于不顾，罔顾人伦，枉费福成领养其兄弟扶养成人，连禽兽不如。至此兵荒马乱之际，虽以乞讨为生，但人心惶恐，人人自顾不暇，引致福成因饥疾交加，病死街头，悲哉！

查王福成一生竞业勤家，对双亲亦知尽孝，且生平并无大过，又知行善布施，为何遭受如此报应？上天岂不公平待众生乎！善岂无善报乎？如今王福成之债，现时已届催讨之日。思孝俩兄弟未知反哺报养父母恩，弃养父病死街头，今生转生为林建○，思孝之弟思聪亦复如是，今转生为许美○（即林妻）。其前生养父福成，今特转生为林建○之子即林俊○。出生后，命带残哑，事事均不能自顾，忧烦父母以报讨前世之债。今特阐示林信士，此子命带极贵，因其前世福荫本身，今生尚有余德以荫全家，尚望能好好照顾，则以尽今生为人父母之责，再则以还前世弃养父不孝之过，此儿在世一日则福荫全家一日，应善待之，切记！切记！吾甘冒泄天机之责，今汝父子因果阐示已毕，尚祈悉吾之苦心，勿再忧烦于心，从此共享合府安乐之日，吾以此为祝。有空尚能利用公余，同至圣修，以明白性，完消前愆，林信士汝父子因果阐述已毕。

五、恶媳现世报

本堂观世音菩萨 降

慈雨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

诗：妇德不守口业犯 拆散姻缘阻团圆

利舌损人今受过 佛前叩求罪难缓

示：前曾至本堂请事之黄信女，禀呈上苍欲代化解现受因果报应之苦楚，因所犯者，乃现世所行而所受之现世冤报，故因果业障之随身。今夜特将其平生所行违背天理之事迹述如下，以共劝世人行善勿造口业。

查黄信女现患者，乃偏头痛之症，每遇黄昏，夕阳西坠之时，其痛更剧。其因乃于三十年前，嫁入张家为长媳时，因自恃娘家财大势大而傲物，视夫家翁姑甚为不起，夫家恃量家贫而百般宠溺长媳，致黄妇犹如一家之主，夫家大小均唯唯是诺，而长期受黄妇摆布责骂，无人敢与争言。其二弟因服务工厂而邂逅邻境王小姐，性善端庄，且待人亲切，经双方家长同意而迎娶入张家为次媳。因次媳入门后侍奉翁姑甚孝，待夫家长幼有序而亲切，其为人与长媳黄妇有若天壤之别，故家人均乐与相处。黄妇自思若如此，将受家人轻视，随百般刁难

夫家及二媳，适翁姑前后生病卧床，黄妇藉此而生阴谋，随串通某神乩，胡言而假借神意，言其二媳本命冲克夫家翁姑，再买通某相命师，言克夫及家人，硬逼夫家休二弟媳，虽二弟力争亦无效，因黄妇娘家施压力，若不休二媳，则百般威胁与长子离异。夫家无法，随含泪休其孝顺之二媳，活活拆散一对恩爱鸳鸯夫妻从此黄妇得逞其愿。未久娘家因经商失败而一败涂地至不可收拾，而被离异二媳亦经媒妁之言另改嫁他人，现为商场钜子，如今黄妇所患乃是破人姻缘、拆散夫妻之罪孽，所造口业罪恶深重，今受此报而患长期偏头痛，怨谁耶？今虽在坛前求禀，吾佛亦无能为力，原禀呈文疏上苍不准，特驳回述明如上……此示！

谨以本书之功德回向给赞助出版的善心人士，并祈求国泰民安，社会风气日渐改善，人人增长福慧，身体健康，事事顺利，祈求皆如愿。

本会全体义工在此致万分感谢，共襄善举，多谢。

六、胎儿何辜，大娘心好狠

本堂正主席 降

振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诗：余女惨报前世因

春霜难留融化尘

贤者当悟债还报

惨害母子罪孽深

示：余今宵特将北港余家春○信女因果前世讨报，而万般痛苦，度日如年，前因后

果说明：

查本案经奉上疏，有关因果讨报乃宿世之天机，实不便透露，恐禀请当事人有所不便，但余家两月以来忧心如焚，急如锅上之蚁，甚而口吐怨言。余家当知各人自有各人之因果，冤债讨报皆有之，此乃阴阳一理，此天机非凡人所能知之。今姑念余家向道而修，向道程而进，故今宵特阐述之。

查余春○前后两世，均出生于云林辖邑之境，此乃果报因缘所使，查余春○前世住辖大 椰东堡口，姓苏名金玉，嫁夫吴建为妻。夫妻经商番社买卖换物之生意。因苏金玉适夫数年，未有生育，致引其夫吴建之不满，夫妻常为此憾而口角，未久，吴建未经其妻同意，经商伙伴介绍买一平埔番女为妾，以继吴家

香火，此事致引夫妻常常吵架。

当吴建置妾两载后，其妾有喜，吴建更宠爱其妾，苏金玉犹如醋汤灌喉，更无法忍受眼前其夫妾亲昵，早暗思欲害其妾妹，但苦无机会。当吴妾临盆生产之日，又适吴建往内地购买鹿皮未回，苏如眼看妾妹临盆生产在床痛迷之际，但未叫产婆来接生，反之狠毒生计，将棉被压面闷死气绝而亡，可怜啊！未出世之男婴亦随母闷死腹中未下胎，此时苏金玉四处叫邻居、村妇嘱其帮忙接生，其意乃假意见证，而为自己脱罪。苏如邻居见吴妾生产死亡，又其夫吴建不在家，邻居代报甲保，甲保当往云林县衙呈报知县，时为清光绪十三年，乃知县陈世烈与谢寿泉正交接清册之期，陈知县派件作往验无伤，以难产死亡，草草签报知县结案。

吴建回家，见妾母子不明不白双双死亡，伤心欲绝，但又奈何？未久，吴妾冤女之亡魂往冥府阎王殿前，控告含冤受屈惨害，阎王准其讨报。未几，苏如受阴差勾魂失足溺水而亡。受冥府十殿阎王判刑，各种苦刑期满，于壬辰年即民国四十一年出生为今世余家之女春○，故近年来无明显病发，医药罔效，群医束手此非凡病。乃是奇冤讨报。

两月前，余家父女亲临本堂，苦苦哀求上苍慈悯能代化病劫为安。但因此等因果冤债非一时能解矣！有道是「佛怕因、人怕果」，前世之种因，今生当受果。余在挥笔之时，曾言本案本不泄述，乃因余家两月来，哀恳虔求，故而吾神代担泄漏天机之责而泄也。而今余家当知余、蔡夫妇及余家亲人，今受累苦，亦有其牵连冤果，往后之事余不便多泄，为今之计，因现在余女冤债尚未偿报还清，此等深因冤债尚有余债，若欲求减轻或早日完清债满，应即刻行善、立德、积功矣！始可减轻其如万蚁行筋之痛苦，再配良医诊治，才能奏效。否则似此奇症深冤之因果公案，恐难一时而了断。

今幸余家能闻道而知修，当知寸道功，尺魔考之验，更应悟道而行，善功代转病劫，并且尚望日夜于南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案前，虔诚誥诵「高王观世音真经」，誥诵前沐手净身，愈久愈佳，最好能于早晚各诵五遍，切记，切记！凡有善功德，尽力而回向之。

今宵就此阐述余春○信女之因果，希余信女及余、蔡两家全家能有所深悟，众善奉行是幸。

七、杀害无辜蛇魂讨报

鼓林堂济公活佛 降

高邑鼓林坛

诗：济世度民登法舟 公劝修子真道求

活心顿悟明自性 佛降圣坛化世愁

示：诸徒晚安，今宵见贤徒心虔意诚，平心静气至坛中效劳参鸾，真是善气冲霄，又见坛中有远途善信至本坛欲请教，老纳就此开办解惑，并顺便开示人生修道之意义，即刻命请事者沈仁○至坛前。

活佛曰：沈仁○弟子你从嘉义远程到此，是否为了你的胃病数年来均未有起色而至本坛请教是吗？

沈君曰：是的，听说济公活佛很灵感，很慈悲，所以才专程到贵坛请济公活佛慈悲指示。

活佛曰：你说错了，非老纳之灵感，佛家常言「佛度有缘人。」凡是心存向善，有过能改定能得佛慈悲之灵感而应化，老纳看你善根深厚，就开示你胃疾之因果，未知你是否愿意听。

沈君答：谢谢活佛慈悲，弟子诚心诚意恭听开示。

活佛曰：贤徒你结婚多久？

沈君答：民国六十九年十月结婚，快五年了。

活佛曰：你之胃疾在结婚前七年就已开始发病，时好时坏对吗？

沈君答：对极了，对极了，弟子现年三十三岁，在读大学时即二十一岁那年开始胃病，中西名医均全看过，但胃病一直无法根治，真是痛苦极了，请活佛慈悲指示，替弟子治好久之胃病，弟子永远感激活佛大恩。

活佛曰：亏你还是受过高等教育，老纳非医生也，岂能医好你那顽固之胃疾，你可知道你在廿岁那年，和一群年青人在野外一起露营活动之事否？

沈君答：已不大记得，请活佛再明白说明开示！

活佛曰：你真的想不起来吗？难道你不记得你们一群小伙子在民国六十一年那年底午节一起露营玩乐之事吗？

沈君答：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活佛曰：对了想起来就好，那时你们这群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在露营时由你带头烧死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小蛇，还记得吗？

沈君曰：记起来了，有这一回事，但这只不过区区芝麻小事，又发生已十几年了，与我之胃病有何关系？

活佛曰：关系可大了，此残害生灵，烧死小蛇之事，就是你胃病之因，懂吗？那年露营之事，你自己仔细想想，说说看，老纳再为你说明你胃疾之原因？

沈君曰：廿岁那年，我约了一些与我同系之同学，一起到阿里山附近之山野地露营，弟子担任领队，在那里共呆了两三天便返校，不过在露营之前整地时，记得有烧死一窝小蛇这回事，虽时隔这么久，但还有点印象。

活佛曰：不是老纳说你，那时你们也实在太无仁慈心了，自以为受高等文明知识之教育，却如此不仁而杀生，烧死小蛇才造下你如此之胃痛恶因债果。

沈君曰：是的，活佛慈悲，当时我们太不应该了。

活佛曰：你当记得，在露营整地之时，首先发现山坡后有一洞穴，你却叫你的伙伴以烟薰洞，以为内有野兔或山鼠，但久未见洞内动静，而你却自作聪明，以挖掘方式想捕捉洞内之生物，岂知此洞本是野鼠之洞，后被母锦蛇占为蛇窝，母锦蛇在此生蛋后又刚孵出一堆小蛇，你等挖掘到蛇窝后不但将长达丈余之母锦蛇当场击毙，又将蠕蠕而动之一堆小蛇用火活活全部烧死，

自以为很好玩有骨气，岂知此后你的胃病便开始报应了。

沈君曰：怪不得十几年来我的胃病如此难愈，原来还有这段因果牵连，难怪十余年来群医束手，服药如服水，活佛慈悲，您老人家得救救弟子。

活佛曰：唉！年青人吗？血气方刚，好杀成性，此数十条刚出生小蛇与你何干，何苦如此残忍，用火全部活活烧死，岂不是有违上天好生之德吗？当你们把那条母锦蛇打死，还把母蛇剥皮煮食大享口福，食后你之胃病已种下恶因，俗语说：「众军杀人，罪及主帅」，母蛇所生之小蛇被烧死，全由你施号令，因此已开始讨命，你自惹冤欠病因，幸而你尚有善根，平时尚无大过，否则你之病痛非如此简单而已。

沈君曰：活佛您慈悲，我该怎么办，才能使胃病康复，请指示明路。

活佛曰：解铃者还需系铃人也，向老纳求救，不如自救，为今上计，老纳斗胆替你作主，从今起，你即刻发愿行善布施，刊印善书及其他善事回向，如此你的胃病才会好，因你所患的乃是群蛇讨冤欠之因果报，你可以做到吗？

沈君曰：弟子遵命，今后我除了上班（在某银行）外，其余时间弟子将全心尽力行善，以补前愆，绝不后悔退缩。

活佛曰：心到神知、天知，今后你之胃病将日益减轻，好了，可以回去，有空得常到本坛看看老纳，谈谈人生之道理吧！祝你病体早日痊愈，记得常行善事，不要忘记你的诺言。

沈君答：谨遵活佛圣示。

活佛曰：沈仁○之因果已指示明白，坛中诸贤徒应从此案中明白，在修道中，勿惹因，自不成果。佛曰：佛怕因，人怕果，我等修道之士，每行事之前，应自问良心自性佛是否所行，有违因果之律，在广泛人生过程中，千万不可逆理行事，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凡尘云云众生中，每人自被因果而束缚，但有者是善因，有者是恶因而已，此因果之定律，谁也无法料断，唯自行自作而自受，今宵老纳就以此示与诸贤徒自悟之，停乱止笔（退）。



八、最毒妇人——后母

本堂功过司（凤邑城隍）

降

振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诗：黄女瘫痪口难言 前世业障当还清

阴律判定因果债 唯善始能消冤愆

示：今宵特为吾境黄信女因果业障阐明。

查黄信女身卧褥床十有余载，此非世间之凡体病，乃为前世因果之讨报。

查黄信女原受路中亡魂冲犯后，另受枉死之女魂缠身。查该冤死女魂，姓蔡名绣琴，生前住嘉义县水上乡国姓村三界埔，于岁次甲午年十月十六日，即民国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午刻前，被匪徒于该村效龟子头，遭逼奸枉死惨亡，甫年十六岁至今已二十九载。查该女魂蔡绣琴与本世黄女本无瓜葛，但今附黄女之身十有余年，乃为讨前世之报。

查黄女前世原生于清康熙年间，竹塹堡九芎林，姓李名金妃，后奉父之命嫁台湾总兵府麾下掌纛官林士明为继室，因林士明原配妻因病早逝，单生一女名林玉英，当李氏金妃适林士明后，连生三男二女，乃视林玉英为眼中钉，凡其家

务均由林女操持，且日限舂米若干，拾柴几担，若不顺其意则不准用饭，日食李氏母子食后剩余残羹而已，因林士明服职公务无法回家，且惧内个性软弱，视妻畏如虎，以致李金妃之恶行，未能有所劝阻，且林玉英至孝，更不敢向父明示，以致林玉英受后母折磨。当林玉英十八岁时，因溪边采野菜以喂家畜，误踩碎瓦尖粒，左足受伤流血不止，归家后因未带野菜回家，其后母不但未延医疗治而痛打，未久左足肿胀，又未医治而无法行动，李氏后母不但没有同情之心，反之工作日于加重，林玉英稍有迟延，其后母更痛打其左足，谓其装病，真是世上焉有如此狠毒之后母，未久林玉英之足疾，日趋恶化，左足水肿，且又误听偏方而浸于尿桶之中，致病情每况愈下，于此情形之下，其后母不但不发丝毫慈心，甚而无时施鞭棍齐下毒打，使林玉英难再忍受此双重之痛苦，顿感人生乏味而悬梁自尽，香消玉殒。可怜之林玉英亡后，经阴司判转裁定，出生于嘉义县水上乡国姓村三界埔，名唤蔡绣琴，而李金妃即受判转世为今生之黄信女，原林玉英之父林士明即出生本世黄信女之夫，前世夫妻，今生亦然，各领凭而转生，以应前世业之偿还。本来汝三方另有一番周折复杂之因果牵缠。但蔡绣琴不幸于二十九年前受匪徒强暴未遂被害而死，致前世之冤

欠今生未了了断，而再次伸冤控诉于冥王座前，蒙冥王赐准领凭讨报附身于黄信女身上。至今已十有余载，使其全身瘫痪，昏智乱神，言不由衷，以讨报前债。另黄信女之夫前世因惧内，并误信继室之言，不加细察而致引亲生女儿受不白之屈，含冤而亡，理应偿还弃亲生女儿债，故而今世同受累，应照顾黄信女，昼夜挂烦，心无安宁，以了前愆。希汝夫妇应共同遵守天地阴阳因果之律，绝不可怨言耶！有道是欠债当还。

有关此案本属天机，不便阐述明于世，因念汝等持斋，叩求疏呈本堂，经本堂案转南天，承蒙上苍恩慈而赐准，泄露此因果而阐明，为今之计，尚望汝夫妻能知因果之愆债，欲使黄信女脱离苦楚，别无他方，唯有行善立德，以善功回向，方能早日脱离苦海，否则，佛慈悲尚无法而敢承担此因果冤欠之重责。从今起该蔡绣琴女魂，已由本座谕命暂缓讨报，但「解铃还须系铃人」，今后此案圆满与否，以行善而视之，非靠本座之神力矣！

今宵将此冤欠因果阐述，希诸生与世人共同以此借镜，时时省察，切勿犯之。

九、犬灵讨报

本宫天上圣母 降坛

仁天宮 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

诗：杀生失仁冤障临 种下恶业病随身

群犬被害齐讨报 神仙难解自孽因

◎论请事者苏淼○之冤孽病

示：为神者乃奉上苍旨命而驻凡间救世度众吾神奉旨驻驾本宫已历八载有余，其目的乃劝化世人知真道而修，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凡真心向善者，遇灾逢劫，吾神自当代化解。

今在本宫坛前跪求吾神作主之苏淼○母子信士，非吾神之不慈，乃因苏信士之自作孽，吾神难代排解也。

十余年来，苏信士所捕杀之家犬野狗，已近千只以上，群犬与尔无冤，只为了赚钱，却如此枉杀大批生灵群犬。

世上百般生意职业均可谋生，何以以杀生为业，尔可细思，若尔等屠狗之流，未捕杀而售于狗肉店，则售狗肉者无法寄生，欲飧狗肉者自无门可进，此等社

会戮杀食犬之风可解，目前此等恶风均由汝等引起。

天下万物均秉上天之养育而生，吾人身为万物之首灵，更应存好生之德，且犬者乃忠主之义，何忍捕杀而餍口腹，万般生长之物均可获食，何独为逞一时口贪而食犬肉乎。

今尔之病，是为被尔惨杀之群犬冤灵依附讨报，如今全身虚肿，足疮难愈，消渴症之并发，此冤病已渐入膏肓，吾神亦难排解。

查尔本身之功德欠缺，从无行善而补德，如今冤孽临头，求神又有何用？解铃还须系铃人，自作应自当，速向上苍发大善愿，即日忏悔痛改前非，百日后再禀呈上苍，待俯准后始办理因果之排解：此示。

处世的宝筏

人生在世，有如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航行，又有风、又有浪，前无岸、傍无伴、心中无主宰，势必惊惶失措；所以吾人应随时求助于古今贤哲之名言，以作安身立命准绳，然后乃可在流离颠沛苦难难中安渡过去。

十、婴灵讨报

顺天坛济公活佛登鸾：

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日

诗：济佛醉步任逍遥 公道直心透九霄

活人勿步行尸走 佛在世间缘度超

示：哈哈！世人笑我醉，到底是谁醉，人醉心何醉，世人醉心我醉身，醉醉醉，醉中含真理，众人齐醉我独醒！醉生梦死是真醉！哈哈！众弟子找我醉醉醉，有何事！一一说明白！来！先由庄杳○信女进前来。

诗曰：庄女头晕已三秋 堕胎四次婴灵愁

残害生灵受报应 速行善事解冤仇

示：庄信女，你至今已连续流产两次，如今你又怀孕在身，老纳真为你担心，此胎是否能顺利产下一男半女？真是罪孽！

为何以前你如此随便！你想想！头痛常晕已连续三年，吃遍中西名药，但是头痛依旧，此症不是普通凡人之病，是遭你堕胎未出世婴灵凭附讨命之病。老纳也不便多说，你在刚踏入社会时，因交友不慎未经双亲之同意，暗中与

男友同居，虽然事隔十多年，可是被你在怀中惨杀之四名婴灵，也就是你残忍堕胎四次，在未见天日时被化作血块一团婴灵其怨难消，恨母残忍，所以你虽然与唆使堕胎主谋者男友结婚。

可是，你俩夫妇均是间接残害胎婴刽子手，你之流产亦是婴灵凭依作祟，你夫之包工业在极赚钱顺利之下，一下子跌到谷底负债累累，更是你俩未见面之四名亲生骨肉婴灵在索命，老纳言到此，庄信女你有何言：说说看！

庄信女答：济公师父，我知道错了，请代弟子排解，救救弟子，我会再来感谢济公师父，只要我的病会好，及丈夫事业成功，顺利生下孩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的。

济公活佛曰：真的吗？什么条件都会答应吗？假如老纳叫你马上持斋清口，行功立德发三施，遇善则行，见道勇进你能切实做到吗？不要欺骗自己良心说说话！

庄信女答：只要能使我俩夫妻能平平安安过着日子，有儿有女共享家庭伦理快乐生活济公师父所说条件，我都可以说到做到。

济公活佛曰：好，好，信女志气可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谁无过错，能改者

善莫大焉！」只要你发愿立下道志，冤愆可化解，回去后马上刊印善书指名回向婴灵，早日出生或超出苦海，另立刻发愿清口茹素，夫如同修积善功，其余之事由老纳替你作主担待吧！

来。替我倒杯酒，让我闻闻酒香，哈哈！我愈醉愈醒，凡是愈醉愈糊涂。有道是斋心胜斋口，凡间人常以为，老纳醉济颠，本是常吃狗肉荤食，为何刚才劝庄信女持斋清口，哈哈！错了，到底谁看到我真的吃狗肉，为了度世人之开悟，让世人悟出吾人修道，应不可着相，喻真心之修胜有形之修，哈哈！醉言酒语，来！该由涂弟子晚○发问了。

启事

欢迎各商场、商铺来电索取善书及劝世格言，摆放于商场、商铺内，方便市民获得；为推广善书，挽回颓风，扶持正气，造福社会，广结善缘，共襄善举，功德无量。

十一、小鸡小鸭复仇记

本堂中坛元帅登台

圣心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

诗：天存好生万物养 残杀不仁失天良

因果惨报自作受 半身瘫痪受灾殃

示：论吴清○之因果

吴君因阅天音杂志而知悉本堂开示因果，特恳求本堂代阐其因果，为何数年来，均瘫痪在床，犹如半身不遂，双足乏力，无法行动，经中西名医治疗，均未见起色，今宵特释明其因果如下：

吴君原为南部专供经营生蛋用雏鸡鸭之中盘商，每次孵出雏鸡鸭时，经鉴定凡非母雏鸡鸭，全部残忍丢弃河川或贱价售卖为喂猪活饲料，或者整批活埋，真是残忍至极，有违上天好生之道。从吴君历年来经手所残杀过刚孵出公雏鸡鸭，可堆如山高，此等千万只刚出生即惨被杀害鸡鸭之灵，其冤伸无处，数以万计冤死之鸡鸭冤灵成群不散，日夜跟随吴君，伺机报复。

六年前中秋节，因至北港收帐并访友，是日与商伙同聚午餐，吴君原本嗜饮杯

中物，当开怀饮喝足黄汤饱食之后，亲驾车欲往新营顺便收帐。

当至新营纵贯公路时，一时酒气攻心，昏昏欲睡，此时群灵报冤之因果报应刹那间已临头，吴君因杀戮过多，造下无边杀业，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一时众冤齐讨，致心神昏迷，所驾轿车自撞路旁树干障碍而翻车，当时被撞扁之驾驶台夹紧，双足撞成骨折，半身以下全部无法动弹，昏死当场。

幸经路人报警，因被车身卡夹过久，虽经请铁工以瓦斯火枪割开后送医，但腰身脊椎骨已破碎，神经系统已失效，经连转数次著名专科神经医院诊治均未见效。

此等因果冤报之病状，任华陀再世亦束手无策，现虽改以中医物理治疗，但亦未见奏效，非仙真圣神均袖手不慈而不佑，实因自身所造杀业过重。

应速向上天呈表忏悔，即刻立志向道发愿持斋清口，行善积德，如此方能解此冤孽，再觅医诊治方能见效，望悟之，此示！



十二、阴毒奸夫泯灭天良

本堂司礼神 降

喜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示：今宵冥府第一殿秦广王假本堂开审林生因果案，诸生礼仪谨守，勿失礼仪为要，审案中，阴阳对案，冥王审案方法，应仿照阳世公堂，片刻暂停之时即时将扶鸾案桌移前候扶此示。（暂停片刻）

冥府第一殿牛马将军 同降：

诗：牛将守殿敬善良 马护冥王临凡阳

将随主公喜善登 军登圣堂祈世祥

冥王第一殿文武判 同降

诗：文笔挥鸾登喜善 武驾伴王圣堂登

判审阴律持公正 降坛为审因果愆

冥王第一殿秦广王 降：

诗：秦掌首殿称阎君 广严竣厉惩恶魂

王率执事审公案 降乩鸾台登圣门



示：众执事差官听令，今宵特为凡间林○雄因果冤愆，排驾堂中，设公案而开审，命随案武判代执鸾笔，即刻升堂开审。

文判曰：禀主公排班升堂已毕，请主公升堂。

王曰：命阳世人林○雄进案前，本座问尔，不用恐慌，林生汝为何请喜善堂王主席柳星君专案禀呈上苍及行文冥府为汝申因果之冤？

林○雄答：因脚痛很久约七八年，时好时坏痛苦万分。

王曰：汝知汝之病因是何原因？

林○雄答：不知道，可能是因果病吧。

王曰：汝之病乃因果冤欠，若非汝在圣堂效劳，有功而荫之，恐前世之讨报，非如此而已，今因喜善堂柳主席案呈上苍，旨命本座案开重审，以证因果非虚，汝暂退一边命牛将军随案扣押之女亡魂苏月春，带进案前候问。

牛将军答：禀主公，女魂苏月春带到请定夺。

王曰：案下苏女魂听着，今本王奉牒文特排驾喜善堂特为汝双方公断此因果冤欠讨报之案，命汝将在生身世详细报禀，死亡已有多久？

苏女魂答：小女魂生前住云林县林内乡坪顶村，在世父亲名叫苏长庚，阮姓名叫苏

月春是也，阮是在民国五十三年十一月中旬被奸杀，至今已有二十余年，阮是被害而亡。

王曰：汝死亡后此段期间在何处？

苏女魂答：阮是冤枉而亡，因此死后阴司贵殿亦无为难于阮，让阮自在乎阴司平民区而自由生活，待杀害阮凶徒死亡后，再到阴司对证。

王曰：汝为何附林○雄身上，林生到底与汝有何冤欠，说来。

苏女魂答：阎王请作主，本世无瓜葛，前世有血海深仇至今未完全还清。

王曰：准汝详细答案来，不用恐惶。

苏女魂答：前世阮与林○雄乃山东桓台县人氏，阮乃是秦家千金小姐，虽身患软骨症，但面貌亦称美艳，虽行动不便能坐不能立，每日由女婢背扶阮活动，亦过着如意幸福之生活，未久长大我父欲替我招赘，因我家富有，媒人亦多方介绍朴实青年子弟入赘我家，但因阮乃单生女，欲传祖先香火，必须找寻可靠青年子弟较为适当，后来，适同县林○雄前生乃贫寒子弟，因兄弟甚多，自小就在文昌祠私塾，当值事人员，经媒人介绍后，我父见其一表人才，且略通文墨，而且斯文有礼，终于成为阮前生之入幕之宾，成婚之初，对阮百

依百顺，宛如我之侍佣下人，使我全家对其好感无比，岂知我夫乃笑面而藏狠毒之心，外善而内恶，因我夫略通药理，每日假装好意，亦亲配补药进奉家父母，暗放慢性相克之药，久而久之，使家父母不知不觉而犯病中毒，终于在其入我家六年内家父母先后别世，从此其以姑爷身份而掌万贯家财，双亲死后，两三年来其心还不敢过份露出狠毒残忍之性，慢慢另雇请一批佣人奴婢，代替我家前所请长期之老家人，并将老管家、旧家人全部辞掉，所代替者，全其心腹之人，此时其残酷之性已露，将我另禁在后花园绣楼闺阁上，因我不能行动无法下楼，另派下人男奴女婢日夜明为奉侍暗为监视，过如犯人之生活，如遇有庆典故意让我坐八台大轿，游街玩赏，使外人错觉，认为阮所嫁者乃是天下最标准优秀之丈夫，最可恨者用针灸将我针成哑巴，使我无法言语，如此后我夫明目张胆，千金万银买数位娇妻美妾，将我原来家产，如水流般乱用，因阮本来就未能生育，就如此眼睁睁看其花天酒地乱花用财产，我出口无声，呼天谁应，叫地何知，终在结婚十二年后自咬断舌而含恨归阴，我死后，我夫假好意，以大排场热闹场面，请道士演经作忏，以瞒世人，此等狠心狗肺之人害得我前生何苦啊！我恨！我恨我恨啦！

王曰：此事阴司已有详记，因冥府阴律照汝双方前生所判，本世本有一番交缠，此段公案，准汝泄言明示。

苏女魂答：本世本应各照阴律所判之因果，我本世应嫁夫至林○雄附近，与其相识而发生奸情，再被我夫窥破此奸情之事，林○雄被我夫用木棍打断脚足，而残废过一生，而遵照因果安排，本世我所嫁之夫即是前世看守监视我之佣人是也，本世应娶我后，随处流浪与林○雄而相识而打断林○雄脚足而被阳世判刑被禁，以偿因果之讨报，岂知我在二十余年前被奸杀而无法应此因果而履行是也。

王曰：汝本世死后附林○雄情形如何？

苏女魂答：我此世死后，凭前世欠我因果未偿还，故领有令，而于八年前（六十六）附其身使其脚足酸痛万分，有时不良于行，甚至无法站立，服药无效痛苦莫名，四处寻医罔效，贵人难遇，本来林○雄应加数十倍之痛苦至死方休，但天不从阮之愿，因林○雄学圣修道，所修亦有功，并参著印数种善书，领有功德，因此现时之讨报乃约数十份之一而已，因其功德有自荫之，否则现在将非如此简单也。

王曰：汝暂退一旁，命林生○雄，方才苏女魂之言，汝有何感想说来。

林生答：我知我前生实在太不应该了，求祂原谅我，我会做功德给祂，请祂不要再害我。

王曰：因果讨报天经地义，汝前生所欠之冤债，汝打算如何还之？

林生答：只要我的双脚会好，我想多做一些善事给祂。

王曰：本座不硬行裁决，汝暂退，苏女魂汝意如何答来。

苏女魂答：我前生万贯家财，高楼连街，店舖成市，金银满库，加上双亲之命与我千金之体，才值得如此还债乎！我认为太不公平，请阎王公断。

王曰：汝虽讨报有凭，但冤可解不可结，汝意不可过于刁难，今在喜善堂公堂之上，看柳星君主席圣神面上，汝不应太得理不饶人，本座今特为汝双方排解，苏女魂汝到底有何意见？

苏女魂答：请阎王勿见怒，我意要林生从今起参著助印十科善书功德回向，如此可抵前世欠我之债也。

王曰：林贤生○雄，汝意如何？

郑新助代答：稟阎王，弟子可否代言稟一下，林同修现已四十多岁，而且鸾堂著书

可遇不可求，现在行动不便如何去参加友堂著书十科，恐怕再三十年也无办法完成，这是刁人所难也。

王曰：言之有理，汝双方不用争执，本座就如此宣判，双方听令判示如下：原阳世稟疏人林○雄，因犯前生谋财害命霸占家产，遗弃结发之罪，本世本应受重愆报应，念林生圣堂效劳有功，参鸾之功，功记南天特准缓寄报应，从今起应实心学道虔心向善，再立功积德回向苏女魂月春，以偿前债，其病体暂缓寄待功德有进，其病自轻，苏女魂亦不准再加强讨报，否则以违令严办，若林生○雄未能照判令而遵，其病体自负之，待五年后，见其功如何再予定夺，命苏女魂月春，即时不可附其身，此令，今宵判断至此，谢贤生参鸾效劳，请执事排班回殿，不准惊动凡世俗人，退堂。

本堂司礼神再 降

示：恭送秦广王诸长官回驾，送驾！



十三、狠毒后母之惨报

振善堂副主席李府千岁 降

公元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

诗：觉悟自性明智慧 灵台清净耀光辉

若能识透拈花意 平步登天圣域归

再诗：五伦常守德修持 慈仁待物种仙基

为人失慈遭恶报 前作今受带狂痴

论陈金○因果：

示：人秉天地阴阳二气而立三才，生灵万物虽均具有灵性，但人之灵性乃较具有佛性，故修道较易成，证仙成佛虔修可得，惜因世人一入凡境便被私欲所蒙蔽，而失自吾之灵智，往往为私欲不择手段而所行者，均未依天理良心而行。如今宵余所开示，前曾呈疏叩求开办因果案前请事者，信女陈金○为何患此十余载之精神狂癫症，此即为前生失仁慈今世受惨报之因果报应，若论陈信女为何带如此因果精神发狂重症？时赤身露体而不自知，查信女前世亦为女身，姓庄而嫁刘姓商人为续房，原刘元配妻因难产而死且留下一男一女，庄妇自入

刘家而身为继母后，在未生下亲生儿女之前，对前妻之子照顾尚安份，未久亲子出生后，即视夫之前子如眼中钉而百般刁难责骂。不幸刘因患急病而亡，从此后，可怜刘姓兄妹失父之凭靠，更受后母欺凌。夫亡后，庄如更开始转变为残忍心态虐待前子更是毫无忌憚，每日让其兄妹食不足饱，衣不蔽体且常鞭打百般折磨，庄如所生亲子亦仗母之溺爱，常无中生言挑拨搬弄是非，更使庄如以打骂其兄妹为乐，为思夺亡夫遗产，更狠毒想出谋杀其兄妹毒计，有日乘庙会之期，村人均群往参加难得之迎神赛会，庄如乘机将其兄妹勒死并埋葬自宅院中，且堆以大型草堆遮盖，然后再向村人伪称其兄妹卷走大批银两而逃往他乡，并故意雇人四出找寻以掩村人耳目，可怜刘姓兄妹就如此被残忍狠毒之后母害死，真是冤如深海无处伸，含恨地下无人知，待庄如报应临头被阴叉夺命后，被冥王判押禁地狱共一甲子，再转生为今世案前请事者陈金○是也，十余年来，疯言嘻语，狂癫失态精神异常，乃前世之害死刘家兄妹之报，原前世庄如亲生子，今世却相反转生为陈金○之母黄妈○，而倒转辈份，前世因帮母逞恶欺凌异母兄妹，今世受累转生为母受子之累以证因果之爽，幸平时黄妈○常发愿行功，知道而修。但功德不足应更履行行善，方能感动上苍而了结前世因

果也。今宵吾神特述明陈金○因果至此。

十四、昧心贪财致人死，

精神异常遭果报

东岳殿驾前阴阳巡察使 降

诗：阴阳同理善必兴 巡察世间擒恶灵

使伴生驾鸾台降 振善堂中查果愆

东岳殿主簿、文案齐降

诗：炎暑夏夜晚风吹 万家灯火齐亮随

摘笠轻摇家门进 村夫无忧牵牛归

东岳殿镇殿将军降

诗：百岁人翁世人稀 眨眼黄泉叹微唏

争权夺利牛角鼠 到头成梦空手离

振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



示：圣帝将登座，各部执事依职排班待命，命被告王魂堂外候传，原告阳世李连○家属进堂候问，圣帝已登座，余退。

东岳大帝降

诗：东渐效颦失古风 岳牢日渐罪无枉

大道无私虔修得 帝叹世人是迷郎

示：各部执事排班就位，主簿对案，文案司录。今为台南辖下关庙乡南○村人氏，李连○身患重病，稟呈振善堂诚虔叩求，念李府诚虔，特藉振善堂明审查明因果，经本座牒查，乃被亡魂缠身，即刻开办，命带堂外男魂进堂候审。

将军曰：稟大帝，王男魂已带进，请定夺。

帝曰：案下王魂听着，今有阳世李连○稟诉，呈本座查明乃汝之作弄，汝生前住何处叫何名？何时死亡？明言答来。

魂曰：大帝开恩，日前魂不知何故，被贵殿巡察使拘押至今，使魂惊慌，心惊胆寒，论魂姓王名幸雄，住于屏东辖下满州乡满州村九邻十号之一，于辛丑年，即民国五十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四十分死亡，至今已近二十二年又七、八月，以上言毕。

帝曰：汝死亡时几岁？为何死亡？

魂曰：魂死亡时，正年轻力壮之纪三十二岁，乃被魂妻用剃刀割喉横死枉亡。

帝曰：汝妻为何不念结发之情，将汝害死，汝妻何名？是否有子女？明言答来。

魂答：妻名叫钟祥妹，三十三岁，时生下子女五名，因魂在世嗜酒如命，魂妇一

再诚骂，魂当如马耳东风，是日，魂在外与友人酒饮酩酊大醉归，魂妇一时大怒，意欲同归于尽，将魂按倒用剃刀割断咽喉，并将一岁么女王素贞，亦同时灌药割喉惨死，魂妇亦自饮烈性农药横刀自割，并将在家之六岁二女王素娥、四岁三女王素梅同灌农药，辛者，魂长子王乾祥十岁，长女王素樱八岁，尚在学校上学未回，故未遭受魂妻之毒手，事后幸经邻人将魂二女，三女等送医急救，此为人间鲜见之一大家庭悲剧大事。忆，二十二年前历历如目，似在眼前，今又不明不白被贵殿押禁，更使魂怨天地阴阳不公平。

帝曰：胡说，汝在世无日不醉，正事荒废而招困，致累汝父女同受害之惨果，固然汝妻之行为大为不该，但自有阴阳刑律之法则定夺，且今宵本座非承办此案，另本座再问汝，汝死后魂归何处？答来。

王魂曰：魂死后，因念魂在世尚无大恶，且饮酒之逆行其罪尚不致死，故而魂之死，乃属枉亡，魂妻之害魂父女之因果，另有所负。因魂在世尚有儿女，魂放心不下孤儿之生活，是故，魂特禀明阴司阎殿获准，魂于阳世庇佑魂之遗孤。魂死后约五年左右，大约距今十七年前，因关庙乡南○村之李连○，前生欠魂之债，今世当还，故而魂附李连○之身扰乱其灵，此亦冥律之所准许，未悉贵殿抓魂何因？难道在世无犯法，又枉遭家破人亡，仇未报，今反受押，魂到底罪犯何处？

帝曰：王魂，本座问汝之理由，汝照答便可，其余不必多言，方才本座已谕明汝夫妻全家之因果，另案所辖，今所押汝者，乃汝与李连○之前世牵缠纠葛乙案，阴阳同律，汝岂可乱言，本座再问汝，李连○前生与汝之债欠详细禀来，命文案对照是否符合？

王魂答：前世魂为帮人之长工，李连○之前世，乃魂长期东家雇主，魂前生单传，无兄弟姊，家贫未娶，且又双亲早亡，只好四处帮工维生，因单身之故，生活费用极省，且魂前生节俭自勉，日积月存，年复一年，本欲成家，以继香火，奈人人嫌魂魄貌丑家贫，无女愿嫁，终而年过四十，结婚无望，

只好将终生之积蓄，寄存东家，（即李连○之前世）以保安全，未久魂前生因积劳成疾，而身患浮肿水腫之怪症，无法帮工，终而无法行动，奄奄待毙，此时东家却昧良心，侵吞魂终生之积蓄；富家人之言，人人皆信之，贫病之人其言无人肯信，终因饥病无钱医治，前生就此而亡，其吞占之金钱，前生亦未讨还。魂之东家于五十六年前出生，即李连○，两年后魂亦出生本世名叫王辛雄，又被恶妻惨杀。因果有先后之分，前生之债，应先索讨，故附其身已历十七年，亦随魂之心情好坏，使李连○之精神异常，病症亦时好时坏，目前李连○，魂均附身扛挑巨石，日以继夜，搬石为乐，磨其身心，此为前世讨报之一部份，依魂讨报之凭证，附至李连○亡命为止。

帝 曰：文案对照是否有异，王魂暂退一边。

文案答：禀大帝，王魂所言俱实。

帝 曰：命李连○家属至案前，（此时李连○家属四兄弟由堂外进入案前）本座问汝，王魂所言，附身十七年及症状是否符合？

李家答：全部符合。

帝 曰：李连○家属听之，查李连○受磨之苦，乃前生因果之讨报，阴律无私，三曹同理，上苍本不准此案之审，因振善堂池主席之禀呈南天，且本案两年
前李家曾有所请，亦未受 上苍裁准，今念李家全家虔诚，今特为汝等双方裁断，现李家有何言？准汝诉明。

李家答：弟子禀大帝，弟子之父，前生因一时智昏贪财，致有王魂之所报，而今致精神异常已十七年，弟子认为王魂以此方式讨报，未免过重，是否可由弟子行善回向王魂，希望王魂能停止讨报。

帝 曰：有因必有果，有欠须当还，现时汝李家受此困扰难以计量，实值得神人同情怜悯。但是王魂之前生，比汝李家更值得同情，其卧病床褥，饥病煎熬哀号惨叫中而亡，又有谁能了解其因？依本座之意，今特为汝等双方提早裁决此项因果，汝双方意下为何？

李家答：希请王魂终止对家父之讨报，由吾李家行善将功德回向与汝，是否可行？近二年来我们兄弟曾多次助印善书，如台中圣贤杂志等。

帝 曰：命王魂先讲。

王魂答：因魂讨报因果，困扰李连○身心，依魂因果清算，依冥律所领凭照，附至

李连○死亡为止，如大帝未依阴律判裁，硬要命魂放弃讨报，恐影响阳世人之欺善，且冤有头债有主，有冤必伸，有债当还，请大帝为魂作主。

帝 曰：原告李连○家属等，有何意见，准再申诉。

李家答：弟子乃为李家三子，李家极诚心诚意，愿意化解此事，何况今值三期末劫，人身难得，人鬼同修，勿再冤冤相报。而弟子长兄亦常助印善书回向，希能和解此段因果讨报。

帝 曰：尔李家二载以来，连续恳求 上苍慈悲为化解此因果，因事关天机，故而一直延至今日，始将此冤情深因显示明露，此乃李家虔诚而感上苍是也！原、被告汝等双方，亦不必辩言强论，应知天时，现值三期末法，三曹大开应运，儒门显化而度众生，上苍亦有旨谕，恩准予于此末劫中，有三世因果冤欠者，均准予提早讨报，此为上苍不忍坐视玉石俱焚之大慈也。今万教齐发，道魔尽出，善者可抵前生因之偿。恶者自消宿世之福果。今汝等双方当明白此之真理，勿固执己之偏见，此案自能化解而皆大欢喜。王魂汝虽领有凭证可讨报，但冤宜解不宜结，倘若王魂汝能就此停止讨报，使其李连○提早恢复身心如常，勿再附其身，亦算积功一大件，李家全家

亦必感汝之宽宏大恩而尽力行善，如此者，不但有益于阴阳两界，亦有助于社稷之安和耶！况且王魂汝前生惨苦过了一生，今世又遭横亡，亦须自行检讨，得饶人处且饶人，若汝能再积功德，勤于灵修，必能入神圣之道，因三曹之大开普度，无分仙、人、鬼，均可闻道而更进道功，否则似此之一直讨报不休，到头来不过消一番怨气而已，别无他益。依本座之意，汝等双方，应再开悟而达和解，特准暂停一刻，由汝双方自行协调三思考虑，是否愿和解之。（此时休息十五分钟后再扶）

帝 曰：原告李家等再有何意见？

李家答：李家商量结果，七、八年来弟子等为父亲所助印圣贤杂志、地狱游记等善书，虽然不多，但也为数不少，全部回向王魂，振善堂印行之现世因果录愿助印一万五千元回向给王魂。

帝 曰：此虽可，但本座亦不便勉强裁决，不知被告王魂汝意下如何？

王魂答：方才李连○家属之所言，是否切实履行，无人敢保证，若李连○诚心和解，自即日起半年内，魂附李身或驻李家观察，若确实能循善道而进，魂自退，绝无虚言。若其口是心非，此债乃因果定律，债未还完，魂当可自

主之，请大帝明察。

李家答：关于这点，请王魂放心，弟子兄弟等七、八年来在圣贤堂所助印之善书，在南天都有案可查，并非弟子在此随便讲讲，又助印振善堂所印行之因果录一万五千元在五日内绝对汇交振善堂。

帝 曰：王魂所言，亦是合情合理，李家应可行之。因李连○既然十七年来，均能忍受其痛苦，半载之期间应可忍耐之，且此段期间，乃是李家行善之诚心而定，行善进道，病体自有助减轻，否则言行不一，其病情如故矣！此案今宵就此裁决，希李家今后能行功不退，立善向道，乃唯一自救之道也。王魂亦须遵守汝之诺言，勿违律乱行，若有违诺言，本座亦当执行定夺，希尔等双方各守诺言行之，切记。文案、主簿详细记录，今宵就此审毕，退堂。

东岳殿镇殿将军再降

示：大帝有谕，各部执事差役轻行，勿惊动阳世之人。另再希李家合家，能于振善堂案前焚香答谢诸圣及诸贤生效劳之辛苦，此示。

十五、乱丢垃圾也丢出个因果来

济公活佛 降

鼓林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

诗：世人好名何时休 原灵为利日夜求

何不学我看得破 快乐如仙不用愁

济公曰：哈哈！郑贤徒你又来了，你不是很忙吗？怎么有空来这里？

郑新助答：好久没来堂中向活佛参拜，今天约友人来堂中向您老人家问安。

济公曰：贤徒，你不要说的好听，你一定又有困难世事，要老衲为你们排解对不

对！唉！有事才想来找我？平常很少来堂中找为师谈谈，哈哈，贤徒真是

无事不拜佛有事抱佛脚。

郑新助答：活佛慈悲，弟子实在太忙了，因本身担任十数处鸾堂佛堂宣讲生之职务，所以分不开身，未能常来堂中效劳，请活佛不要生气，原谅徒儿失礼。

济公曰：哈哈！我向你说着玩的，我知道你是大忙人，来来，把你的朋友林华胜夫妻叫到案前，你为何愁眉不展？唉！七少年八少年（台语青年人之意）就

少年走老运，你是否为你儿子不在人间而难过？唉！儿孙自有儿孙福，有何可伤心的？

林华胜答：活佛你老人家不知道，自我结婚三年后，才生我儿家宝，夫妻疼爱如心肝宝贝，我林家向来不作亏心事，为何遭受此报老天有眼吗？

活佛曰：你别伤心，你俩夫妻不用哭，这是因果之命运，徒儿，你不能怨上天之不公，家宝出生在你家，长的又胖又可爱、活泼天真、乖巧讨人喜欢，智慧又高，最难得是很少生病，可是忽然在七岁时急病而死，当然徒儿夫妻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你俩愿知道此段因果吗？本来这是属于因果天机，老衲亦不敢泄漏，现在你儿家宝既然因果债已讨完，离世赴阴，老衲就让你明白此段父子之因果吧！

林华胜答：谢谢活佛慈悲开示因果！

活佛曰：此事说来话长，老衲也知道你俩结婚快十一年了，并且非常恩爱，对吗？林华胜答：是的已十年多了，我俩夫妻互相很是尊重，很少口角。

活佛曰：你俩是相识了六年多才结婚吧。

林妻答：我们是读夜校时才开始交往。

活佛曰：结婚前五年也是民国五十九年五月三日，那天是星期日也是阴历三月廿八日，你俩共骑机车去基隆海边游玩之事。

林华胜答：我们认识二三年后才去当兵，服役前我俩常常利用假日去游玩，基隆港还有基隆地区海边我们更常去，好像有点印象，可是日期想不起来。

活佛曰：当年你廿一岁还在外销公司工作，真的想不起来吗？那天利用假日去基隆海边及其它风景区玩到下午五点多才回来，你俩还买了一些鱼干说要送给你的准岳母，想想看。

林妻答：有了想起来，活佛你真是断事如神？

活佛曰：本来老衲就是神是佛，不然你们为什么称我是活佛。

郑新助问：济公活佛慈悲，他们未结婚前去游玩，和林先生死去的小孩有何关系？

活佛曰：此关系可大，记得当天下午你俩共骑机车回家时，在南港往台北路旁买了一罐凤梨汁罐头，你俩边骑机车边吃，喝完不遵守道德随手往马路一丢，这样一丢，就丢出因果来了。

林华胜问：这话怎么讲。

活佛曰：当你把空罐丢出去后不久，刚好有位七岁小朋友（姑隐其名）学骑脚踏

车，前轮压到空罐时，脚踏车被滑倒，小孩头部碰到马路旁桥杆，血流如注昏迷不醒，其父母不知其因，以为该童不小心自行跌倒，送医急救，因头碰到石桥杆而伤脑，终于在住院一个多月后，花尽其双亲积蓄，而伤口发炎转危，回天乏术而死亡，唉！实在太可怜了，这小孩双亲尤如你俩失子之痛哭得死去活来，可以说，此小孩之死，全由你俩失德而造成的，你想，对不对？

林妻答：可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也不知道丢了一个空罐却惹出一条人命真是悔不当初。

林华胜答：这个小孩是我俩一时不注意而间接使他死亡，我俩夫妻也很过意不去，可是，他之死，和我儿家宝有关系吗？

活佛曰：前因连后果，俗语说的好，佛怕因，人怕果，为了你俩一时不小心，而间接害死小孩童种下了因果之报应，此小孩童之灵在你俩结婚三年后，你三十岁时投胎转生为家宝，你俩惜子如宝，疼爱异常，在七岁时忽生急症，病情恶化，结束此段父子之情了断因果，你俩丧子之痛是有原因的，不要再恨命怨天了，是因果！是因果！不要再伤心了。

林妻答：早知如此，当时就不乱丢空罐，唉！我们夫妻怎么晓得还有如此曲折之因果，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活佛曰：因因果果因果，果果因果因果，此段尘缘已了，为了让你家宝，安心于阴界，并且往后你们还有其他因缘，老衲不再多言了，此段父子因缘，希望你俩能化悲哀为仁慈，有空多做有益社会之事，修道行善、立功立德，往后日子是幸福的，好了，不再说了，望郑贤徒，常来本堂走走，不要有事才进三宝殿，再见（退）。

太微仙君功过格说：

『以善书传人，就是十善；

传十人就是百善；

而传给大豪杰大贵人就是千善；

印赠善书广结善缘，就是不朽的万善。』

知足歌

无尘

人生尽有福	人若不知足	思量事累苦	闲静便是福
思量患难苦	平安便是福	思量疾病苦	健康便是福
思量死亡苦	存在便是福	思量饥寒苦	饱暖便是福
思量挑担苦	步行便是福	思量孤独苦	有妻便是福
思量奔驰苦	居家便是福	思量罪人苦	无犯便是福
思量下愚苦	明理便是福	思量露宿苦	有屋便是福
思量日晒苦	荫凉便是福	思量失业苦	薄薪便是福

莫谓我身不如人；不如我者尚多极；
 退步思量海样宽。眼前便是许多福；
 他人风车我步行；回头便见推车汉，
 比上不足下有余，知足常足永不辱。

十六、监守自盗——贼奴才

本堂正主席 降

振善堂

公元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

示：今宵台南府城隍亲临本堂，开办台南县大内乡张任○信士因果奇案，片刻将案桌移前向外而审，余暂退。

台南府城隍驾前谢范将军率领差役齐 降

诗：伴主初临振善行 因果会办冤果愆

育英道气九霄透 行功立德仙修成

台南府城隍驾前阴阳司 降

诗：因果果何时了 冤冤欠欠难拔超

生生死死轮回转 年年月月苦难扰

台南府城隍驾前主簿官 降

诗：素闻振善阐真理 道声金箴度迷痴

原灵共度慈心唤 宝筏登载末劫时

台南府城隍 降



诗：登堂挥拳断公案 阴阳会办愆果难

张府信士焚疏稟 振善鸾台审明堪

示：命文案主簿代执桃笔，阴阳司整理记录，各执事堂中排班，命振善堂郑贤生新助代唱录一切口令，命阳世主禀人张任○进案前右旁候问。（这时主禀人张任

○及其家人从堂外进入案前右旁）

城隍曰：案前疏稟当事人，尔疏稟振善堂为汝排解他灵附身，致心神难宁，身体坎坷。此案乃属余辖邑，念尔全家持斋诚虔感人，故特为尔排解两魂附尔身一事，传谕附张任○两魂进案前左旁候问。

谢将军曰：已将两魂带进案前，请城隍爷问话。

城隍曰：案前两魂听着，本座接南邑大内乡石○村张任○疏稟控诉，本座传汝问话，汝何姓何名？生前住何处？从实答来，若与本座案卷记载不符，本座就不容情，速回答。

魂 答：魂姓潘名清炉，他是魂生前之弟名清烟，阳世住高雄县杉林乡集来村通仙巷廿四号之二，今受张任○控诉，不知魂身犯何阴律，请城隍爷明示之。

城隍曰：余问汝之事，不许胡言。余再问汝，汝兄弟生前何时别世死亡？为何因？

据实禀来，另外阴阳司详对本案案卷，对照是否符合。

潘魂清炉答：魂兄弟同在民国五十年三月十八日五时，被魂父带到附近会社造林山上击死，魂父名潘福元，魂死时十岁，魂弟时五岁，至今廿二载。故魂现年三十二岁，魂弟二十七岁，生前兄妹共六人，魂母于魂亡前数日离家出走，因此魂父受精神刺激，将魂俩兄弟击死。以上所言属实，请城隍爷裁示。

阴阳司曰：禀城隍爷，潘魂清炉所供答与案卷记载无异。

城隍曰：此事汝兄弟既被汝家父击死，此乃汝父子之因果，为何汝兄弟一再寄身于张任○？使其精神异常，常身心失措，无法正常，以致疏禀本座案前，控汝等扰乱其精神，此为何因？禀明回答。

潘魂清炉答：禀城隍爷，魂兄弟寄身于张任○，非讨此生因果仇冤，请城隍爷明察便明此因，魂生前前世，乃是经营杂货之中盘，魂弟清烟前世是魂共营合夥之好友，时清朝同治年间，经商于厦门内地之间。本世张任○之前世，乃是为魂兄弟雇请之伙计。有日乘魂兄弟往外经商务不在之际，运走店中一切贵重之物，并将帐柜银钱卷携一空，时魂一时想不开自杀而亡，此为

张任○欠魂兄弟因果债之由来，请城隍爷作主。

城隍曰：汝前世亡后，是否向阴司冥府控告？

潘魂清炉答：经冥王准诉，阴律裁决，今生阳世再受报应。因此吾三位前后领凭，先后各出生。现时稟疏城隍控告魂者，即是卷走钱财之伙计，时魂兄弟生后，出生同为亲兄弟，依冥王阴律裁决，前世因果；今生当受报应。岂知魂兄弟于二十二年前被魂父无故杀死，故而无法照阴律安排，双方面同在阳世讨报，因而只好扰乱张任○之身心，受精神折磨痛苦莫名，以上所答俱实，请城隍爷明察。

城隍曰：命潘魂清炉、清烟兄弟暂退一旁候审，案前张任○本座问汝，方才潘魂已将向汝讨报前世因果原委说明详细，经本座查卷对照无异，汝即呈疏上告人，汝有何意见？答来。

张任○之父代答：方才听潘清炉「好兄弟」说完，实令人万分同情，我子任○前生实在太过份，我在此向「潘好兄弟」郑重道歉，请原谅。并请念自二十余年来，我子任○在家时被附身，时而吵闹，时而把金钱大批往外乱用，请予高抬贵手，况且我子任○已结婚生子，是否能就此结束冤报，请城隍爷

作主，拜托潘好兄弟不要再追究……。

城隍曰：因果之律乃三曹共遵之无私正律，本来汝之呈疏，因事关因果之讨报，本座亦当同遵，本座不予照准，念汝张家全家虔诚持斋及振善堂诸神圣之代尔说情，阴阳同律，欠债当还。故今宵由本座承办此案，前世之债尔要如何还之，命尔再申诉。

堂生郑新助答：禀城隍爷，听说阴间用的是银纸钱，是否可用银纸钱折价，叫张任

张任○之父再答：这样最好，如「潘好兄弟」同意，请说明要烧多少银纸，恭请城隍爷指示到底要烧多少银纸，才能还清前世之欠债。

城隍曰：烧金纸银钱，乃世人之一厢情愿，神鬼岂能受用之，此举乃是凡人对神鬼谢礼方式而已，既此潘魂兄弟汝有何意见？

潘魂清炉答：若以银纸还债，魂兄弟岂能得之，这样太不公平了，望城隍爷作主便可。

城隍曰：如由本座承办裁定，张任○汝是否同意。

堂生郑新助答：禀城隍弟子是否可以发言几句？

城隍曰：可。

堂生郑新助代答：城隍爷如要裁定，恳请能可怜张任○全家人之诚心，弟子想，裁定时，请城隍爷慈悲，尽量体会张家之苦境，能力上尽量使张家可做得
到，敬请城隍爷谅解赦罪。

张任○之父代答：全凭城隍爷作主，拜托城隍爷作主。

城隍曰：既然双方同意，如此依本座之意，原告、被告双方今宵当堂会解；自今起潘魂兄弟不可再附其身，以免干扰。但前世张任○所欠之债，今生应偿还之。从今起立功行善，以十年时间张任○所行之功德，拨二份之一回向潘魂兄弟，以偿还所欠之债，十年后潘魂兄弟凭此功德，由本座案送东岳殿阴司，再转生出世于有德之家，所有前债就此偿清，不得再违之，汝双方有何意见。

张任○之父答：弟子愿意接受，多谢城隍爷成全，弟子愿接受，多谢。

潘魂清炉答：只要张任○诚心立功行德以还魂兄弟愿协助其一切，魂兄弟无异议。

再者，请城隍爷再作主，魂前世因果之债虽已讨报得伸，但魂兄弟今生被魂父无故打死，请顺便查明，请城隍爷慈悲。

城隍曰：今生汝父子之因果瓜葛，乃非本座之权限，另有他辖，且汝父子之因果已有裁定，汝已知之，何必再问？待十年后转世时，此段因果公案自会了断，事关天机，且今宵本座非承办此案，免再多言之。既如此命张任○另补和解文疏三份于堂中焚化，双方各执乙份为凭，并望日后张任○应好好为人行功立德，才不辜负振善堂神人劳心动众请余承办之苦心也。

堂生郑新助答：请张先生千万注意，从今以后，应照约定行善不可违约，以免辜负台南府城隍爷成全帮忙之心意，千万记住，行善立德，切记。

张任○答：我知道。

城隍曰：今宵已晚，此案就此告一段落，传令下去，诸执事收卷退堂，余退。

本堂正主席 再降

示：命张任○合府于近期中，备香花茶 奉于家宅之门前，答谢台南府城隍爷及干扰汝身之亡魂，早圆满此案，此示。

十七、情深「义」重——沈君郎

本堂观世音菩萨 降

慈雨堂 公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五日

诗：世人惑迷着外相 实修真道免受殃

慈雨润布化灾劫 祈望善信学真常

示：现世之人，因社会变迁，对修心养性较无注重，善道尤为衰颓，因而致引因果冤欠之讨报，自惹灾愆。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若问因果之报应，「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之果，今生作者是也。」现今之世，生活较为富裕，故凡修道之善举者稀，但遇自身缠病临身，药石罔效，此时才抱佛脚急跪发愿，此宵吾试例比喻之，证明因果善恶报，供世人觉悟之。日前曾至慈雨堂案前禀告，凤山五甲刘春○信士。此君前生为有善德之士名叫沈木火，其前世之父领养一妹为童养媳，以配木火为妻，其名为玉妹。不幸玉妹十四岁因上树采龙眼而跌下，致坐骨严重受伤无法站立，每日爬行过日。前世之木火见其未婚妻如此，尤其怜惜，但其父强逼其另娶她人。木火却一再反对，并苦劝其父谓其命带如此，若再娶恐引玉妹伤心，其再娶之妻儿

等，定不能奉养玉妹而于心不忍，其父终依木火之意愿，不再强迫其再娶，事后玉妹为见木火对其如此之重情，为不连累其再娶之姻缘，于三更半夜爬行至厝旁古井自杀而亡，殉时十八岁。为此，木火见其未婚妻为其而死，伯仁为吾而亡，乃立誓终身不娶，以慰玉妹之灵，虽经其父之家族苦劝，始终不移其志，从其弟另过继一子，以延沈家之香火，此为刘信士前生美德。

若问刘信士既有如此之行为，今生是否有报？吾再举例之；两载前刘信士于工作作时，在高楼不慎失足而踏空疾坠落下，幸好前世之未婚妻因未再转世，一直跟随在汝之左右，当危急落地之际，就是玉妹化身解救，始能无恙，此为玉妹为报答汝前世之恩情，其详细情形是汝亲自所视，吾不便多言。谁说无报，若不信吾再举例证明。汝时见一白衣少女，常跟在汝之身旁，甚至为汝夫妇操厨料理家事，此乃汝前生善德之报，你可细思。若关汝前世如此美德，今生为何常怪病缠身，是否玉妹之作怪。查玉妹乃一善灵，吾不多说，事关天机。因汝之亲骨肉而夭亡，汝听信他言谓之已成神，胡言惑汝致尊卑不分，世上岂有父拜子者，尚置令其可谓无稽之谈。凡求神者，只可信理，不可信乩。为神者，所言均含天道真理，若以胡言邪说迷惑者，决不是神意，而是乩身自己之意，

望三思之。

有关吾常显身为汝所见，此乃汝有根基佛缘，望汝多行善事。有关汝之病，时而硬颈，时而恍惚，时而心脏无力，此乃汝住宅先灵之附身，吾不便明示，吾已另当化解之。望汝今生多行善，行功立德，每日上午叩诵大悲咒、白衣神咒，自能渐渐可入平安之境。若心情不宁时，可呼唤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之圣号，自可镇静，切记！

十八、薄情寡义，重富轻贫之下场

慈雨堂观世音菩萨 降

公元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

诗：吴行不义受灾难 双足俱断使人寒

贪色重富弃贫女 中风瘫痪犯阴案

查：吴○兴汝所患之因果奇症，虽在本堂案前一再呼请吾叩求排解，因汝所患之病乃自作自受之因果现世报。

汝在五年前八月中旬被汽车辗断双足而开刀，现虽接钢骨，亦甚难站立、又于

二年前患脑中风而致半身不遂，从此更无法走动，四肢已无法自主，目前汝之起居生活全由他人照顾，且汝妻李氏，于年前弃汝而去。

汝之痛苦虽生犹死，如今虽雇车托人带至本堂叩求佛慈悲开办因果，汝应知病因，非佛不慈悲也。

忆，汝于幼年之时，本有青梅竹马王姓女友，情投意合，汝长大之后双亲别世，由汝兄嫂栽培，供汝继续求学至高中，因家贫困苦，汝几临失学之苦。

幸汝王姓女友，因小学毕业后服务某工厂赚钱贴补家用而暗中资助，汝始免遭辍学，当时汝一再甜言蜜语，山誓海盟，非卿不娶之言哄骗，终而使王女不顾家庭反对与汝同居，并赚钱继续供汝至专科毕业。

汝当时不该唆王女数次堕胎，残害生灵，犯罪阴阳二律，此为汝现之因果病因。毕业后谋得高职，收入颇丰，并交上女同事，亦即汝之现妻李女是也！

未久汝俩共论婚嫁，因李女貌美，且受高等教育家中富有，故而汝欲弃王女而娶李女，是为十年之前，汝见色不念旧情之恩，藉机百般打骂折磨王女，终使王女不堪受折磨而被迫离汝而去。

此时汝终于得愿以偿与李女结合为夫妻，王女被迫离汝后，因无颜见家人，欲

换环境虽北上求职，乃因人地生疏求职不易，终堕入风花场所，而过着灯红酒绿，生张熟李之生活。

从此王女性情大变，因心灵受过剧，无法平衡，又酗酒过度，终于精神恍惚成病，日日藉酒消愁，终于六载前死于肝硬化酒精中毒。

王女亡后其魂不散，附汝之身讨报，于五年前汝应酬酒后驾车，自撞路旁树干而双足碰折断，报汝唆女友堕胎重富轻贫遗弃之因果报应。

二年前又患中风半身不遂，此亦为王女死后之因果报冤，如今汝得因果报应痛苦奇症，怨谁耶！俗语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也！如今汝妻李女又离汝而去，不愿照顾汝之生活，岂非一报还一报乎！佛不昧因果，乃怕因而成果，故而佛怕因也！世人昧因果，乃不怕因而怕成果，反属实为恶果，后悔已迟也！

如今汝之病因，希自悟也，若欲解此因果，非立下大愿，佛前真心忏悔，恐非一时求神之所能解也，今特阐明如上，非吾之袖手而不感应救援排解也。

十九、只见眼前利忘却身后义

本堂正主席北极玄天上帝 降

圣恩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诗：人生假体瞬间空 速修真道保无妨

若悟镜花世尘幻 善功留存享安康

示：论请事者刘彩○之因果

日前于本堂案前呈禀上疏，恳求吾神代排解开久年之冤孽因果病，信女刘彩○乙案，今宵吾特明示之。

查刘信女所患之症，乃本属因果天机，信女之原配夫曾棕○，亦不幸因果业障届满，于日前魂归阴司，至今尚未满百日。

汝夫之亡与信女之病，均有牵连也，目前信女之因果病，其主症乃在胆、肝之病因，现五脏六腑均受其影响而渐入危险期。

若论信女之因果病，乃是凭附讨报之阴灵作祟，此阴灵名石水磊。

在世为男身，生前与信女夫妇为结拜金兰之兄弟，信女前世亦属男身也。

汝等三兄弟石魂为大，汝夫曾棕○为老二，信女为三弟。

是时，汝等兄弟情同手足，平时均以贩卖私盐为业，石魂为人慷慨大方，交游广阔交结四海，常将所营私盐之利，四处慨赠江湖友人。

久而久之，信女俩兄弟便生怨言，恐三兄弟冒生死所赚来之生命钱，将被义兄花用殆尽，遂生狠毒之计，汝俩兄弟欲独霸产业及贩卖私盐之利，故向官府提出检举，不顾金兰手足之情，串通官府而逮捕。

石魂因贩卖私盐且另犯他案，被判法场斩首，石魂之死，虽罪有应得，但汝等兄弟，见利忘义，谋害义兄于先，侵吞霸占义兄钱财于后，死后冤灵不散，待冥府因果定案后，思报此仇冤。

信女兄弟，本世遂出生转身为一男一女，并结为夫妻，前世业障之牵引，故夫如同受石魂之讨报。

汝夫不幸日前因缘成熟而病亡，汝随后不久又病症临身，此乃因果也。

今宵特示明信女之因果原由，为减轻因果业障，应速行功立德积善而回向，再配合医师诊治，因果报之病，方能见效也，阐述已毕，吾退！

二十、前生为盗，今生受报

本堂功过司凤邑城隍爷 降

合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诗：业障缠身前世冤 因果冤债今世还

消解灾厄三施舍 自能化除乐共圆

示：古人曾言：「心正行善者，命运当其昌；心恶邪行不正者，天地亦难容，凡行恶者，其命运终受灾殃，此乃千古不移之理。」

常闻世人叹曰：行善之人未必有善报，作恶者反享富贵，岂有天理？世人不知，此乃前世各人业缘有异，虽见修道行善者，诸事不如意，横行霸道者，夜夜吟笙歌。

吾言：善者与恶者，应待日后归空，方知如何。善有善报，恶者当自报，上天岂对善人无善报乎？

如今宵所开示，前曾禀疏至本堂请事者，高雄吴○○信士，年仅十七，近年来精神恍惚，时而显现怪异之行态，有如采乩之状，心灵无法自制，虽经诊治却未见起色，此非今高科技良医所能医治，此乃无形因果怪疾之症也。

经本座查明，现有亡魂凭依缠身，若论此阴阳因果之亘缠，乃前世自惹之因，此事应从吴信士前世而言起：

查吴信士前世亦为男身，于广东豹狼山落草为寇，共结五位绿林兄弟独霸一方，所行者乃是抢劫往来客商，若遇女行人则先奸后抢，如不顺从者当场被残害，杀人无数，当地称为五恶煞，因山高地偏，当地官衙亦无法靖平，更助五恶煞气势。

时有一寡妇，为人至孝，因翁姑年迈体弱多病，此孝妇欲往他乡礼聘名医诊治，并携幼子同行为伴，路经豹狼山下，被汝前世五恶煞挡路抢劫。

该妇苦苦哀求，汝等五恶煞无动于衷，劫财后又顺强暴该孝妇，且事后连同幼子残杀灭口。

此等伤天害理之恶行，可言残忍至极，孝妇丧命后，因翁姑无人照顾，故先后病死床上无人收尸。

此罪是由汝等而引起，因此本世执着含冤，今世汝当受此报，此乃前世自惹之因，怨谁耶！

另汝四位结拜兄弟，已先后随缘而受报应，现该论到汝之报应，佛菩萨实亦难

插手排解此事，须汝當事人佛前發願，行善立功，施行財施、法施、无畏施等三施，虔誠懺悔方能漸解之。

另吳信士汝之心神無法自制，遇此時可誦念大悲咒、白衣神咒、救苦真經或觀音菩薩聖號，當感應而自淨。今宵以此文勸望世人能知因果報應不爽，善惡有報，点滴無枉，及早回頭是岸。以免報應臨頭，悔之晚矣！

二十一、見義不為无勇无仁也

本堂正功過司（鳳山城隍爺）

降

合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詩：一念之差種果因

見死不救心何忍

一尸兩命魂歸去

怨氣未散孽纏身

示：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丝毫不爽，報應之迅速，乃視汝之所行及祖德而定之，時逢三期末劫之秋，天時緊急，因果之報均是現作現報之現世報也，凡為惡者均无所遁形，豈可安然逍遙于陰陽二律法外，所謂天理昭昭疏而不漏，世人應速悟之。

今宵余特为彰化信女施晓○，虔求开示因果，为何其不良于行，今特明示之，亦可为世人见死不救作警世之箴。

追溯民国壬戌年（七一）清明节前，时汝等施女偕汝夫为生计而晨曦出而作劳，以贩售鸡鸭为业。

是日清晨雾气迷蒙，往市场行程中，途见一跌倒受伤孕妇，倒卧路边，奄奄一息，危在旦夕，施女之夫欲停车施救，施女见路中无人行走及无旁人见证，恐惹祸上身，乃阻其夫婿救之。

身犯口业阻夫救人而不自知，弃垂危孕妇而远离，致该孕妇因而失救。事后随被人发现而援救，奈因时效已失，且流血过多，终于一尸两命，含恨归黄泉。

嗚呼哀哉！上天有好生之德，吾人皆有惻隐之心，施女如此而有失仁慈之心，所显著乃是残忍不仁之举，因此种下今日所染痛苦之顽疾，此亦是因果之病源，目前双足关节疼痛万分，痛苦难当，每日哀天呼地无法落地行走，终日以轮椅代步，此因果病乃弃人不救失慈之报应，自作自受怨谁来哉！

吾神实为感慨万千，今虽恳求案前，请吾神佑之，但吾神亦无能无力。

叹哉！今世之人，仁者寥无几，残忍暴徒如汗毛之众，世风如斯孽气冲天，

致因果劫灾连连。世人！世人！何不扪心自问，自惹因果冤病求神何益乎！

再示：贤生不用再替施女求情，吾另赐诗乙首望自研悟之！

诗：施女顽痛事有因 简述一二汝知情

励行善德补前愆 立愿向道贵人明

二十二、为产竟断手足情

本堂保生大帝 降

妙基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

诗：世人平时德未修 灾祸临头泪双流

霸占弟产私心重 连出败儿因果由

示：蔡王品○信女，远路迢迢在炎暑中至吾妙基堂请鸾，汝年纪已大何不一切看开，「儿孙自有儿孙福」，况且此乃汝蔡家「一报还一报」，吾神实感无能为力，可否另请高明以免老信女失望而归。

蔡王品○答：信女听家乡台南很多亲友说，贵堂保生大帝神通广大，所以约了家人，拜托「郑贤士」，陪到贵堂请教，请大帝祖帮忙化解并指明是何原因，

为何我蔡家后代如此狼狈不堪。

保生大帝示：现时跟随老信女来到本堂，乃汝蔡家祖先阴灵，此乃汝蔡家上下三代家务事，吾神不便插手准备停笔……。

郑新助（杂志社长）代禀：请大帝慈悲，弟子被派为宣讲之职，身兼拾数处圣堂而代天宣化，其目的是在劝世人悟理修道，佛之意也是引迷入悟，既然蔡家远从台南县冒暑来到妙基堂，就请大帝爷慈悲开办，或者指示因果原由，请大帝开示！

保生大帝示：郑贤士，吾神实有困难，既如此恳求吾神就示明汝蔡家前后三代之因果，再恳求上苍慈悲赐准为汝蔡家化解。

查，汝蔡家本是望族，在信女刚嫁入蔡家为媳之时，财势虽稍减不如上代之兴旺，但尚称富足，汝入门不久汝祖父随为汝蔡家分产，因汝翁虽属庶出，但亦分得不少之财产。

分产后因汝夫蔡撰○服务于日据时代樟脑会社，汝父只生下汝夫与汝小叔蔡兑○兄弟俩人，未久汝小叔成年另娶詹女为妻，婚后兄弟及妯娌尚称融洽。

汝翁姑双亲不幸于汝弟媳进门三年后，先后病亡，从此汝家财产由汝夫如掌

管，汝弟兑○心地善良，先天体弱多病，对于财产毫不过问，因汝弟婚后数年并未生育，汝弟媳本欲鼓励其夫置妾以传香火，却受汝夫妇一再反对。

汝弟本性懦弱随打消娶妾之意，汝弟婚后六年忽染疫病而亡，此后汝夫妇视汝弟媳詹妇如眼中钉，汝夫妇之意欲独享霸占汝弟应得之财产，百般刁难冷言讽语欲逼詹妇自动离蔡家，詹妇一再忍耐，且央族人恳求汝夫妇准其招赘，以续其亡夫二房之香火。

汝夫妇一再拒绝无动于衷，美其名愿将次子过继给汝弟二房，以免蔡家财产沦落外人之手，汝夫妇为逐私欲，欲逼詹妇自动离家而不择手段，每于三更半夜装鬼吓詹妇，并招巫婆江湖术士以邪法欲置詹妇于死，种种手段恶毒难以尽述，詹妇终被逼成疯语无伦次，离家外出不知所终，时为光复初期，其实詹妇乃流浪至外县病死他乡，岂知汝夫妇虽逐所愿，但已种下因果报应之恶因。

汝夫亡后，女儿共分三房，长子死于车祸，次子中风，三子急病而逝，由汝代支撑蔡家之一切，惜哉！恶因临报无法挽回，为汝蔡家之财产，三房子孙各动干戈，吵闹不休，分产后各自奋发，但其财产乃霸享汝弟之产，弟灵不甘汝子孙独享之，因此汝之子孙均受此恶因之报应影响。

有者经商失败远走他乡，有者家破人亡，有者犯法坐牢，有者死于非命，此因果之报应，任谁也无法担待排解。

况且汝弟夫妇阴灵均到此，如欲化解此因果，解铃还须系铃人，信女本人率子孙全体至蔡家祠堂，恳求蔡家祖先宽赦，再行善布施了愿，将汝弟应得财产尽量财施，并以汝弟之名义刊印劝世善书，如此蔡家子孙才能转危为安。扶乩已久，不用多问，就此退窍。

二十三、先灵之惩罚

南海坛观音大士 降

诗：观闻三千起尘烟 音唤原子速修行

大道直指生死路 士林杏坛聚圣贤

公元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

示：今逢大道普降三期，时遇末劫收圆之际，甲子年后，三曹更大开普度，凡宿世因果未清偿者，或现世行恶而惹因果者，均加速讨报冤业孽债，今于本坛案前，求吾代查因果之陆奋○信士，亦如是也。

陆信士夫妻之间，常年吵闹不和从无宁日，且所生长子现已七岁，从小至今药罐不离，次子生后即聋哑失聪，陆信士本人亦患慢性肝疾，长期服药疗养未见起色，真是全家无一幸免，此中原因，今念陆信士虔诚叩求特阐释之。陆信士本姓余，因上有兄弟七人家中贫困，双亲务工为生，因食指浩繁，从小就送陆家为养子。

陆家夫妇年过半百，膝下犹虚，收养陆信士后，视如己出，未久，养父因病先逝，续由养母扶养成人，并娶妻生子，当养母正庆幸获孙得享清福之际，不幸亦病亡。

陆家遗产全由陆奋○养子继承，陆信士于养母过世后不久，与人合作营商，连续将财产变卖为资本，最后连陆家嗣代相传祖厝房地亦售出，并将陆家历代祖先及养父母神主牌位，请到佛寺寄放，并购买现址公寓居住。

数年来，连逢年过节亦从未到功德塔陆家祖先牌位前祭拜，已失为人子后代应有之孝道，陆家祖先之先灵，均齐恨陆信士忘恩负义大不孝，「财产愿继，祖先不拜」。

尤以陆信士养父母更为怨恨，因此均凭依附灵于陆信士现住家宅，而群讨此不

孝之孽债，此为陆家目前厄运病灾家中失和之因。

吾虽镇本（南海）坛为世人指引迷津，但其宗旨乃引迷入悟，凡非前世冤孽过重，或恶业过多者，吾均在未违反天意，而循因果解消之法而济世排解。

今特再指示明路，速亲往寺塔将陆家祖先牌位，迎回自宅供奉，并恳求先灵赦罪忏悔，再速行善立功积德，并将养父母之墓重新整理按时祭扫，如此才能挽转厄运，否则无法可施也。

二十四、邪淫乱伦·罪无可逭

宜兰县城隍 降

振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

诗：挥鸾述案证因果 乱伦招引刎颈祸

魂坠阴司火坑侵 受刑阿鼻禁狱牢

余受贵堂圣真之聘，今宵特降贵堂引述乱伦乙案以证因果非虚。

在余籍邑曾发生乱伦乙案，由余处理承办后而移阴司冥王审办，现时正判禁地狱正受苦刑中，此案距今二十余年前，该罪魂魄住于宜兰县员山乡员○路，姓吴

名金○，曾于民国四十七年间收养一养女，名唤简阿○，本欲匹配其子为童养媳，于民国五十年间简阿○长得亭亭玉立，略有姿色，且吴金○又丧偶鰥居寂寞，见其养女年岁已长，早思染指，不顾羞耻，欲乱伦其养女，奈因早已对家族声明，此养女乃要许配其子为妻，且其子现时又同居一室宅，故无法逞其兽心，吴金○千方百计欲占有其养女，未久乃施一计，命其子出外工作，利用其子不在家之际软硬兼施，逼简阿○诱而成奸，时简阿○十六岁，日间名为养女，实则夜夜同宿，俨然夫妻一般，全然不顾伦常廉耻，此时亲友邻舍人人恶其行，只是不便言劝而已，如此人面兽心之恶行。是时员山当境主圣神早已汇报呈疏至本府案前。为恐世人不明善恶当报之理，余亦呈稟东岳殿及稟疏上苍述其乱伦之恶行，有败坏世人良善之风，当应速降劫遭灾，以证其恶果。余呈疏后奉 上苍及东狱大帝覆谕，命余驾前将军监视其恶行。当其养女被诱成奸，虽然任其养父所欲为，但受不了邻人耻笑，而离家出走至台北求生，因自怨自叹而堕落烟花中卖笑为生，但毕竟无法逃脱吴金○之掌握，未久被吴金○寻着再带回员山之家，再继续逞其兽心，如此日则父女，夜则夫妻之恶行难赦其罪。此时 上苍及东岳大帝再覆谕示，命余全权处理此人面兽心，罔顾人伦

廉耻之吴金○，当余正拟布达属下前往勾魂，使此罪有应得之徒以免续留人间遗羞败坏风气之际，时为民国五十年三月十四日凌晨时，岁次辛丑年端月二十八日辰时，因吴金○为细故遭简阿○之辱骂耻笑，致恼羞成怒持利刃刺杀简阿○，身首几被切断，当时毙命，而吴金○自知难逃国法之制裁，乃预服毒药后再自刎其颈，其身亡乃恶行满贯，自遭恶果，在其满身罪孽中加添杀人之罪，而吴金○自刎身亡，省却余之发令。拘押使者乃拘其魂至余之案前，问案详细后连案解送阴司地府，由冥王承办，当吴金○罪有应得自刎身亡后，由余命文簿官制文其在世恶行，交由阴差官拘押至阴阳界，交簿后由阴差押至冥府第一殿孽镜台前显吴魂在世恶行，历历在目，不容强辩，罪证属实，该受地狱五十年之苦刑以后再判。故吴魂已受过苦刑后，到第二殿寒冰地狱五年，第三殿炮烙地狱五年，第四殿碎骨地狱五年，第五殿刀山地狱五年，此时吴魂正于第六殿下城王辖管，被千虫万蚁啃食受刑中挥笔至此余心中感慨万分，吴魂受尽万般苦刑，今喊叫呻吟无人理之，即再后悔何必当初，其尚有二十余年苦刑未满，待五十年苦期满再发落。

今之世人崇信洋风自称文明、科学，不信因果报应，故而今之世人，享受万般

淫邪奢华，但亦当受尽各种惨绝报应，倘若世人再不知悟，乃祸由自惹，怨谁来哉。今宵走笔至此为贵堂引例实证，以挽颓风共劝世人，弃恶从善，就此停笔，谢谢诸生效劳。再会。

二十五、莫逞花心，

糟糠岂可弃乎？

东狱大帝驾前阴阳巡察使林

降

赐善堂

公元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

示：今宵为凤山市陈金○信女屡求慈雨堂，叩求请代查冤愆，为何六、七载以来精神异常，且住宅中亦常现魂影。经慈雨堂观世音菩萨案转东狱殿东狱大帝驾前，特于今宵藉赐善堂开办并参著「醒世金箴」，为世人之借镜。另请郑新助贤生代传口令。

诗：陈家信女魂缠身

慈雨堂前苦求神

疏文禀呈东狱殿

大帝登鸾审果因

东狱殿主簿彭

东狱殿记录神庄

东狱文案姜

东狱殿将军柳

率领差役齐 降

诗：率领差役登圣堂

参著宝篇扬儒风

因果代代缠宿世

何不早修免惊惶

示：吾等伴大帝圣驾亲临暘善堂，藉堂审案，开办陈金○信女所呈禀叩求事案，传

命各班差役，各就职位，侍候大帝登台开审，吾等暂退。

东狱大帝 降

诗：东土悠久古道传

狱殿判恶善无冤

大维至公天律正

帝为审案登圣鸾

示：各职排班候审，命姜文案将本案事由述明并代执鸾笔。

姜文案曰：查本案乃现阳世凤山市新○里，陈金○现年三十岁，一再于慈雨堂案前

禀请因果事项。查陈金○现有女魂缠身，七载以来身不由己，现经本殿阴

阳巡察奉大帝谕命，已将该女魂带在堂外候审，此案恭请大帝明示。



大帝曰：命将该女魂带进案前。

柳将军曰：该女魂已带至案前，请大帝定夺。

大帝曰：案前女魂听着，汝何姓名？将汝生前住址详细禀来。

女魂曰：魂生前住高雄县六龟乡土陇村二邻十七号，姓李名向配夫林新吉，禀大帝请问魂犯何罪？为何将魂拘传至此？

大帝曰：女魂听着，今宵乃为被汝缠身七载之陈金○所告禀而传汝至此，且由本座承办此案，本座问汝时，不准汝乱言，汝何时而亡？为何而亡？

李魂答：魂与魂夫同日惨遭横祸而亡，魂夫妇于岁次乙巳年六月十八日辰时，即民国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上午七点被杀，魂夫妇同日遭横亡，至今已届十七载。忆，前生之事，历历如目，在世之人有谁如此悲惨，夫如同遭横祸而死，请大帝作主。

大帝曰：汝夫如同遭横死，此乃本身因果，有天网阴律作主。且阳律亦有公判，虽属悲惨但各有因果。本座问汝，汝七载以来一直缠扰陈金○是何道理？使陈女无法自主精神恍惚，终日喃喃。汝魂附其身已历七载之久，是有何用意？详细禀来。

李魂答：魂在今阳世遭横死与陈金○无关；乃被郭琴发房客刀杀而惨亡。但吾附其身乃因吾与陈金○前世因果之报，此段因果请大帝明察便知，且吾亦向冥府领有向陈金○讨报凭令，何能怪罪于魂？请大帝明察。

大帝曰：汝将汝俩因果明述，本座再为汝裁决之。

李魂曰：魂生前乃为女身，姓戴名明珠。在生住于嘉义县西堡加至庄，配夫同庄庄福头其为陈金○之前世是也。时为清光绪元年岁次甲戌年距今一百零七年，魂虽出生村妇，但亦知守三从四德，勤俭持家。魂被前世夫娶入门后，魂为家庭着想，日夜挥汗操劳。每操家务之余，亦全心帮忙农务，省吃俭用，未久家中便略有积蓄。魂前世夫便学会谷贩行商，往各庄购贩稻谷，未久便交上邻庄，小溪炭高姓寡妇之女，名高素美，偷来暗去久而生情，而告暧昧，日久视魂如同眼中钉。魂前世夫即然不念结发之情，又无念在一对幼子女之面上，竟欲弃魂而去，因魂家只有一弟且跛脚无法出头争理，因魂万分忍耐，魂夫竟对外声称魂犯煞发疯成精神病。故意请红头法师至魂家驱邪，然后用铁链硬将魂锁在后谷仓，并将门封钉，只留一小窗口备送饭水，且一再告诫魂一对子女及庄中之人谓魂着魔。是时，魂叫

天不应，呼地不灵，活活被锁在黑暗之仓库，日月难分，屎尿无法清理，臭气薰天，三餐时有时无，衫裤无换。请禀大帝及在座圣堂诸大贤德，是时魂之痛苦谁能知之？彼时魂之处境犹如地狱，魂日日哀求上苍，夜夜叩祷神明，但有谁替魂伸冤？如逢魂夫送残饭时，魂一再苦苦哀求，放魂生路，但魂夫置若罔闻，魂被硬折磨而惨死，未久，魂夫正堂堂娶高素美为继房。魂死后直往嘉义城隍座前告禀，经俯准案呈冥府阎殿，并准讨报领有凭令。待魂夫亡后，冥殿座前对案，但因另有一段因果，魂须再转为人身一世，后再报此凄惨之因果奇案。因此魂转生为本世女体，魂本世名李向，又遭横亡后此案因果因须另计，故亡后探知魂前世夫现在出生为女体各叫陈金○，为陈赠○之二女，七年前领凭向陈金○讨报前生冤业，此乃因果阴律，今特将凭令，面呈大帝座前，敬请明察。

大帝曰：将凭令送呈，本座再问汝七年来汝如何讨报？

李魂答：魂附在陈金○身上，使其精神失常，时变各种口音扰乱不宁，且亦常显现其它中，伊虽然四处求神问佛，但谁敢承办此因果奇案？所花金钱如水中泡影，且世人立坛设堂者虽多，但有者乃以赚钱为目的，假借神意有何德

可办案？今大帝命阴阳巡察使拘魂至此，未悉魂犯何阴律？请大帝明示。

大帝曰：本座接禀疏乃凤山市慈雨堂及南天转案，故传汝至此，汝前世冤情惨亡是属实情，但讨报因果现世已有还报，今藉赐善堂审理此案，刊著「醒世金箴」共劝世人，汝之冤情可让世人阅后明证，汝功亦有之。今吾将为汝双方断判排解此案，汝意如何？

李魂曰：全凭大帝为魂作主。

大帝曰：命陈赠○、陈金○父女进案前。（此时陈金○父女奉命由堂外进入跪在案前）方才已审明陈金○之案，此乃前世因果讨报。为何汝父女却怨神佛无能，欺神侮圣，且汝父女又曾请法师至狱帝庙破城，荒唐至极。又汝父女更怨本座无能，难道本殿狱城可由汝父女随便可破也？答来！

陈赠○答：因弟子无知，判断力差，一心一意为使小女身体早愈，恢复正常人身，四处觅医求神，因此被骗于假借神意之徒，误听红头法师之言，请大帝爷赦罪，赦罪。

大帝曰：姑念汝父女无知，本座不予怪罪。本座再问汝父女，对此案有何申诉？赐汝答来。

陈赠○答：只要能使小女身体恢复正常，无论任何条件，弟子愿遵守，一切请大帝爷作主。

大帝曰：依本座之意，人魂双方暂终止因果讨报，但前世债乃未消。今吾为汝双方裁决，消案如何？

陈赠○答：由大帝爷作主。

女魂答：全凭大帝慈悲裁决。

大帝曰：李魂前世因果暂缓讨报先使陈金○行功了愿回向李魂，如陈金○未遵此谕，再讨报不迟。从今起双方暂消前释，李魂可监视陈金○是否有行善？以消前愆。

鸾生郑新助代请：禀大帝，有关此案藉本堂审理，请大帝慈悲，无论如何使陈金○恢复正常，如陈金○精神异常，叫她如何行功了愿，目前陈女尚无能力自主，是否命陈金○之父陈赠○先行善事，待陈金○恢复正常后，才有能力行功了愿，是否可行。

大帝曰：可。今宵已晚，此案就此断判。命各部执事不得惊动阳世，不得违令，退堂。

二十六、喜新厌旧无情郎

本宫临水夫人登鸾

天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诗：临凡驻世度善子 水波尘浪漂沉浮

夫叹火宅无宁日 人不知修障难除

示：命廖宗○信士进坛前，廖弟子来本宫已有三回，你应该知道为何两年来双手红肿求医无效？

此为你自身所惹遗弃妻女因果冤孽病，尽管你访遍中西名医，食尽千金名药，可是双手愈来愈严重，十指更是愈僵化，现时你连提笔举筷都无法随心所欲，此等因果怪病怪谁也？

前两次来本宫，吾神一再指示，此孽病非短时间可治愈，特一再嘱咐你速速行善，如放生，济贫困，印善书，及身体力行发愿参加各种有益社会活动，可是，你目前所行，乃有所求之小善而已非真诚行善之道。

世界上因果报应善恶之报乃有定律，非如此简单可消冤病，若不彻心大悟痛改前非，行真正之善，恐你双手将无法可救痛苦终生，为了让你明了神目如电，

善惡有報因果非虛，特將你之雙手病因開示之：

查你早在廿六岁时，奉双亲之命媒妁之言和王妇结合为夫妻，并连续为你生下两女，后来你从屏东乡下搬到高雄学做广告装璜，结婚后八年，你因工作应酬而认识了现任你之妾李妇而享齐人之乐，未久李妾为你产下麟儿，更值得你之宠爱，你渐渐开始冷落你之元配妻，虽然妻妾各住一方，但你已经开始变心，有了新人忘旧人。

此时正是你与元配王妇结婚十年之后，你妻不幸患了糖尿病，因长期治病服药而花费了不少金钱，且因病而憔悴更增添你之厌恶。

你因怕王妇拖累了你，另以花言巧语，连哄带骗，把你的妻王妇及亲生两女带回屏东乡下，美其名为养病不受市区尘嚣干扰，岂知从此后你视妻女如陌生人，再也不过问汝妻女之病情生活，你屏东老家只剩下老母亲一人，更无法照顾你妻女庞大生活医疗费，况且你连生活费用也很少寄回，最后。

你妻王妇在走投无路无计可施之下，带着你两位亲生骨肉，厚着脸到高雄向你求助，你却不念结发夫妻之情，更不看你女儿之面，当面奚落妻女并避不见面，你妻只好含泪携女自叹命运回娘家求告家人。

因病情之严重，娘家之贫困，亲人之冷落讥笑不谅解，终在无钱治病之下于六年前含恨而亡，死时只有你两女含泪在旁送终，身为结发之夫，却心如铁石，连送葬时亦从未探亲料理，在你妻未断气之前，口中念念有词万分痛恨你之无情无义，并发誓死后定不让你干休。

世人当知，死者之灵魂最容易执着，故而在你妻死后没几年，你之双手开始多汗脱皮，慢慢开始红肿，至两年前开始趋于严重无法工作，如今你双手之怪疾，乃你妻含恨向你讨遗弃之报。

唉！既知如此何必当初，事到如今，吾神念你三番两次到本宫求禀，特指你明路，即刻返回屏东亲至你妻王妇灵前求救，恳求你妻原谅你之罪孽，并在灵前亲捧神主牌位引灵迎回廖家祖厝，因在生嫁廖家死后当受廖家后代供拜，再好教养善待两女，以消你妻九泉恨气，并立刻持斋戒杀行善不断，如此多方配合，并指明刊印各种善书经典回向你妻王妇，方能解你双手因果病。

现刻汝妻王氏之魂，亦跟随你亲至本宫向吾神哭诉生前之冤情，你如不遵吾神之言，恐欲愈此疾难如登天，交待之言紧记勿违，扶乩已久，吾神将退。

二十七、万恶皆是淫出头

东岳殿驾前阴阳巡察使 降

慈雨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

诗：初登慈雨伴主临 阴阳同理劝人心

巡察世间恶孽徒 使降圣堂办果因

东岳殿驾前主簿、文案 齐降

诗：主簿挥笔显珠玑 文案共挽邪风移

齐修圣道彼岸登 降述真理虔皈依

东岳殿镇殿将军吴 降

诗：年轻体壮千般用 瞬间眨眼荒郊冢

若知善行功立德 儒门佛子耀道宏

示：今夜吾等随主公驾慈雨堂审案，命各部执事排班待命，阴差不可随意走动，以免惊动世人，片刻后烦将案桌移前向外而扶，命阴差将蔡犯魂魄押进案前，准备候审，主公现已登鸾，审案中诸生不必敬献茶果此示。

东岳殿东岳大帝降



诗：人心恶化失古风 判审犯魂罪无枉

争权夺利钻牛角 到吋成空犹迷郎

示：今宵本座受慈雨堂观音菩萨邀请，借堂开办因果乙案，以劝化世人，命唱录生注意唱录，主簿对案，文案司录，请贵堂天上圣母代执鸾笔，命阴差将犯魂押进案前，放开一切锁具，即刻升堂审办。

阴差曰：稟主公已将蔡犯魂押进案前跪下，请大帝定夺。

大帝曰：案前蔡魂听着，今宵本座押汝至阳间圣堂审办，让世人能知阴阳善恶之报应，以劝阳人行善，汝将生前真实姓名住址，为何身亡，速从实答来。

蔡魂……

大帝曰：犯魂再听着，本座发问汝为何不答？若再不答，将动大刑，切勿自误，传令准备，刑具侍候。

蔡魂答：大帝开恩赦罪，请勿用刑，非魂之不答，因魂见堂上近百位白衣修道士在听审，魂现有后代在世，如吾将真实姓名、地址报出，恐有辱吾后代之声誉，请大帝开恩，是否将吾姓名地址代保守，以免影响家人声誉。

大帝曰：言者有理，汝照实答来，本座自有安排。

蔡魂答：魂姓蔡名了○，生前往凤山市赤山里，于民国七十二年农历五月十五日身犯绝症而亡，时年五十岁，至今已被押二年有余，魂在世并无犯阳律，请大帝明察。

大帝曰：胡说，本座据台中、台东、凤山等城隍境主牒文转呈，汝在世所行之恶事诸如诈骗金钱、诱拐良家妇女、害人家家庭破裂，甚而逼人跳水自尽等等，以上汝从实答来，不得有误。

蔡魂答：大帝明察，吾在世乃安份之公务人员并无犯阳律，恐诸城隍牒报无实。

大帝曰：孽魂汝胆敢信口雌黄，胡言乱答，今宵不容汝逞利口强辩，汝之所犯罪孽层层叠叠，至今尚不知悔省，图思瞒骗本座，然天理昭昭，本座定让汝之罪行无所遁形，定使汝心服口服，查现有台中城隍禀报蔡魂汝在二十余年前，即汝三十岁时任职中部铁路局为临时雇员，昔时汝有家室，而不知顾家上进，色胆包天，藉近水楼台之便，甜言蜜语，而诱拐局中之女同事，迫奸成事后又唆使其堕胎，残害无辜未出生之生灵，此罪实无可遁，后因案而被革职，无颜见地方父老，而只身远涉台东谋职，却本性难移又风流成性，胆敢冒充铁路局高级职员，诱骗某商店有夫之妇苟合，因东窗事发

被女夫发觉报官追究，致连累其家庭离异破裂，而堕落烟花，卖笑终其一生，此之罪亦由汝所引生，再者八年前汝举家迁至凤山市赤山，汝又重施故技，冒充某银行职员之身份，参加近邻亲友之互助会，汝自知已染不治之因果恶症将不久人世，欲留财物给后代享受逢会必竞标，时汝已病入膏肓，死后汝之子孙亦推卸责任，致连累他人，甚而有自寻短见之会友投澄清湖而自杀，观汝一身害人不浅，此等诸般之罪，皆因汝所引，今该女魂在阴司冥王座前告汝所犯之诸罪状，以上是汝所犯之凭证，汝尚有何言乎？

蔡魂答：禀告大帝方才所述男女之事，乃我俩情投意合，俩厢情愿而成事，非是诱拐逼奸，另女会友投湖而亡之惨事不关于我，我是时已别世，故无法再付会款，非是有意赖款，以上所禀均非关我之事，何罪之有？请大帝明察，还我之清白。

大帝曰：可恶蔡孽魂，胆大包天，事今已明，孽证均在，还敢强辩，汝尚逞口舌之利，全无悔省之意，饶汝不得，诸阴差听令，拖至堂外重刑侍候，严惩孽魂。

阴差曰：禀告主公，今蔡魂受刑不支而昏厥经泼阴阳水已苏醒，现刻已拖入案前，请主公定夺。

大帝曰：蔡魂汝生前所行恶罪之事，以上是否愿招？

蔡魂答：禀大帝爷，吾既犯恶罪行，审案当须证据事实，情理并顾，若是重刑屈打成招，魂定不服，请大帝细察，勿冤枉好人。

大帝曰：既是如此，本座定让汝心服口服，命阴差速将堂外候审投水自尽之吴姓女魂带进案前对证。

阴差曰：禀主公已将吴女魂带进堂，请主公审问。

大帝曰：吴女魂不用啼哭，今本座传汝至案前，汝可将生前之事，为何跳水自尽情形，详细答复呈对证。

吴女魂答：禀大帝爷，魂生前住凤山市赤山与蔡魂隔邻，因魂招巨助会时，蔡魂本人参加数会，但蔡魂全标完会后，以生病为由拒付会款，其子亦复如是，使魂经济窘迫，且受魂夫百般责骂，魂在悲恨交集之下，一时想不开而投水自尽身亡，此乃由蔡魂所连累，魂死后冤情难伸，请大帝作主。

大帝曰：蔡魂现吴女魂已与汝对证，汝复有何言？汝之一生所行之恶可言罪孽贯

满，害人不少，诈骗钱财，败人名节，今虽身亡，但亦难逃阴律之制裁，又汝之后代贪此昧心不义之钱财，亦难逃天律，今宵就此判汝应得之罪。

蔡魂答：大帝爷，魂已知错了，以上罪行魂愿招认，魂本以积此钱财可留予后代享用，孰反为后代种下了祸根，魂现已后悔莫及，吴女魂我对不起，汝之身亡乃由吾引，此后魂若能再转人身，绝不敢再犯此伤天害理之事，请大帝爷开恩赦罪，拜托，拜托！

大帝曰：孽魂啊！汝至今方知悔改又有何用，汝一生罪恶贯满，作歹多端，罪不可赦，汝还思妄想再转人身，本座若无严办，岂非善恶无分乎，蔡魂听着，本座代冥王而判汝剪刀地獄五十年，吊树地獄三十年，待刑满再观是否反悔再判。今宵审案已毕，尚望世人能知善恶报应之不爽，善者超生天堂乐域逍遥，恶者必堕地獄转生畜道，甚至堕入阿鼻地獄万劫不复也，愿世人能有所悟是幸，阴差听令，再将蔡魂拷上刑具押回阴司发獄执行，吴女魂带回阴司另有发落，诸执事行动小心，切勿惊动阳人，今宵审案至此，谢诸生之效劳。

二十八、乱伦惨报

有一位陈生，虽然很有学问，但生性十分淫荡，他的哥哥早死，嫂嫂年轻貌美，陈生遂生暧昧之心，而引诱他嫂嫂成奸。后来因病服药无效，有一天听说村中，关圣帝君庙内经常挥鸾，有事去请问无不灵验，陈生便前去请问身体运途之祸，乩文说：「我有一对联让你对，你愿意对吗？」陈生回答说愿意，一会儿扶乩出示鸾文说：「『红锦被中，无限恩情呼嫂嫂。』你对给我听听」陈生一见，惭愧的将头低下去，许久不敢抬头，乩文又说：「你不能对，我替你才对吧！」立即又写说：『黄泉路上，有何面目见哥哥。』陈生看见了，面如死灰，仓促的赶回家后，病情加重，群医束手，不到一个月就死了。

二十九、宋帝王审案记

本堂天上圣母 降

慈雨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

示：今宵冥府第三殿宋帝王亲临本堂，藉本堂审案，参入甘露润众，共劝世人，此乃本堂难得机缘，诸生勿随意走动，严肃听审，诸生礼仪勿失。

冥府第三殿驾前阴差，记录神 齐降

诗：阴阳一理佑善行 伴主押魂登案前

因果果当明判 生生世世今报明

冥府第三殿驾前主簿官 降

诗：人生在世享几秋 瞬间老迈离世愁

主簿挥笔劝人善 顿超觉悟登天游

冥府第三殿镇殿将军 降

诗：奉陪主官审案情 卒领阴差押犯行

顶枷铐手镣锁脚 罪魂恶孽受重刑

冥府第三殿驾前文武判 齐降



诗：文武随主登圣堂 判审查明惩恶郎

齐修善行神佑护 降堂办案复善风

示：吾等随主公藉慈雨堂审案，参著甘露润众劝化世人，片刻后烦请案桌移前向外而扶，命随行阴差官候主公号令行事，勿随意行动以免惊动阳间世人，并请不必敬献茶果，主公已登鸾办案，余暂退。

冥府第三殿宋帝王 降

诗：宋叹世人是迷郎 帝审犯魂罪无枉

王望世人勤学道 降鸾挥笔赞贤翁

示：今宵率领属下藉慈雨堂审案，参著甘露润众，以资劝化世人，命主簿官记录，武判代执桃枝柳笔，命阴差将犯魂押进堂候审，命本堂鸾生代传口令，录鸾生注意唱录。

冥王曰：准备排班升堂开审，命将犯魂带进案前，放开一切锁具。

阴差曰：禀主公，犯魂已带进案前跪下，请主公定夺。

冥王曰：案前王魂听着，今宵本座藉圣堂审案，劝化世人，参著甘露润众，望汝能实招，本座定能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尔生前姓名，真实住址答来。

王魂答：阎王爷，魂姓王名丽生，生前住台北县三重市介寿里三十九巷一六七号，未知何故自我亡后近二十一余年被押至今，今又再押阳间圣堂，是何意思？

冥王曰：今宵本堂借阳堂审办汝二十余年前所作恶之事，参著圣书，劝化世人，汝实招来，本座可减轻罪刑一、二，否则重刑难饶。

王魂答：阎王爷我二十余年之事，我被逼，实非我之行恶，但亦无犯大错，请阎王明察，我在世乃药厂忠实推销员，请阎王爷开恩。

冥王曰：犯魂本座好言劝汝实招，汝执迷不悟乃自找刑受，不由汝不招，阴差听命，将王魂拖出堂外重打八十大板，看汝招不招。

阴差曰：禀主公执行已毕，王魂受重刑后已昏厥矣。

冥王曰：连取阴水泼醒再拖进案前候审。

冥王曰：孽魂听着，快将汝再世所犯之案件一一实招，若有半句虚言，休怪本座刑法如山侍候。

王魂答：痛死我也！阎王爷公祖请饶命！切勿再刑，魂愿招就是，小魂在生时，因少年血气方刚而结交不良之友，致正业担误，每日涉足秦楼楚馆，留恋灯

红酒绿之风花场所，花费甚大，入不敷出，是故昧着良心曾犯窃盗、诈欺、贩毒、诱拐良家妇女而推落火坑等，种种背理不端行为，但此在阳世已接受过阳律之制裁，且服刑期满，案件早已了结，未知阎王爷再审何事。

冥王曰：王魂汝是真痴呆或装糊涂，本座问汝为何杀害李辛庚乙案，从实答来，若再不实招，再有刑受。

王魂答：请阎王爷息怒，魂愿招就是，免再动刑，魂在世虽住三重市，但却在新营镇康乐街，广爱堂制药厂，充任推销员，因我嗜酒如命，本性难改，故有不少酒肉朋友，在五十二年六月初七夜十一时许，我与朋友饮酒至凌晨子刻，因酒气发作而起贪淫之心，乃思招我昔日之相好女友陪宿，此女乃为瑞芳茶室之服务生蔡○琴，时我至康乐街金殿旅社借用电话，欲招蔡女，因电话不通，且我正酒气乱性心头，故而责怪旅社之服务生林陈尽，并盛怒大骂，适逢林陈尽之友李辛庚在旅社门口纳凉乃趋前规劝，与我发生口角，我顿萌杀机，随即抽出身上预藏之尖刀，向李辛庚猛刺两刀，李辛庚受伤后拚命而逃，然而时之我，心已发狂，又追杀李辛庚并再补一

刀，深达肺腔而当场死亡，我见酿出人命，即迅速逃离现场，但毕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未久我终在嘉义被捕，经阳间法院三审定案死刑，于民国五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三〇分在台南刑场伏法遭枪决，三枪毙命，死时年二十九岁，我之不法已在世伏法，且遭枪决，可说一命抵消一命，请阎王爷开恩赦罪。

冥王曰：胡说，止口，汝在阳世所犯乃由阳律制裁之罪，而阴律者，阴司另有阴律严办，汝在世无恶不作，所行大不义，杀人诈欺，贩毒、贩卖人口，另唆使汝之女友堕胎，残害生灵幼苗，集罪于一身，阴阳两律皆难容，本座坐镇三殿执法，职掌孽镜台，恶孽显像，岂容汝恶性重大之徒，逍遥法外，特重判汝落蒸地狱三〇年，铜柱炮烙地狱五〇年，刑满再判转生妓女终身，以了因果之冤欠，今宵藉堂审案已毕，尚望世人能知善恶之报应，多行善事早结善因，莫造恶业而尝恶果冤欠之报应，交缠无了时也！愿世人皆能有所了悟是幸。

冥王曰：将军传令下去，阴差再将犯魂王丽生手铐脚镣锁牢，即刻押回阴司发监执行，并小心行事，不可惊动阳人，武判移交鸾笔，就此收卷退堂。

本堂天上圣母再降

示：恭送冥府第三殿宋帝王及诸长官回驾今宵冥府藉本堂审案已毕，希诸子及世人能了悟善因恶果之循环报应皆不爽也！今宵至此宣讲后赐回。

三十、奸杀女童罪难饶

嘉邑城隍尊神驾前牛马二将 齐降

慈雨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日

诗：牛马随主登圣堂 二将率领押恶郎

齐守五伦人为本 降鸾挥笔赞贤翁

嘉邑城隍尊神驾前谢范将军 齐降

诗：善行善报勤种因 恶孽恶报勿染尘

轮回不息何其苦 能知返本则佛神

嘉邑城隍尊神驾前文武判 齐降

诗：文陪主公审冤情 武官护主押犯行

判审阴律佑善人 降坛审查当分明



示：今宵随主公藉慈雨堂审理办案，命阴差勿随意行动否则惊动阳间世人，绝不宽贷，片刻后烦将案桌移前向外而扶，主公城隍尊神，登鸾审案中不必再敬献茶果，另随行阴差听主公号令行事，唱录生注意唱录。

嘉邑城隍尊神 降

诗：嘉赞修子学圣道 邑辖拨案审因果

城墙如钢犯难脱 隍登圣堂耀灿毫

示：本座受观世音菩萨雅意邀请，特藉慈雨堂审问案件，参入圣书共劝世人，弃恶归善，命阴差将王小女魂带进堂，郑西○犯魂押进案前候问，命文判记录，武判代执鸾笔，随行属下勿随意走动。此示

城隍曰：准备排班升堂，命阴差将王小女魂带进堂，郑西○犯魂押进案前放开一切锁具。

阴差曰：禀主公，已将王小女魂带进，郑犯魂押进案前跪下，请主公定夺。

城隍曰：王小女魂汝免惊惶，不用再哭，一切本座为汝作主，小女魂汝将生前及亡后之情形答来。

王小女魂答：啓禀嘉义城隍尊神，小女魂姓王名宝珠，生前往嘉义县新港乡，我是被

跪在桌案前这位可恶歹徒扼死，至今已二十余年，我亡时正天真无邪，无忧无愁欢乐之童年，时年十岁，我是无辜含冤被害，魂到阴司亦无受限制，而我四处游荡，至今亦无转生，而且我也无报答生我养我父母之恩，请城隍尊神为我作主，我真怨恨！我真不孝，呜！呜！

城隍曰：王小女魂魄汝勿执着怨恨之意，本座定为汝作主，汝勿再哭，汝暂退一边，案前郑西○犯魂听着，今宵本座特向三殿楚江王借提押汝至阳间圣堂审问汝生前所犯行恶之事，参入圣书，以劝世人，使人能知阴阳二律善恶之报应，望汝能实答，本座绝不为难汝也。

郑魂答：禀城隍爷，魂生前虽有行恶，但亦受阳律之制裁而且亡后又在阴司判审，现二殿受倒吊铁树地狱三十年，尚未期满，未知城隍爷再审问为何事？

城隍曰：郑魂，方才本座声明，为审汝在世之行恶事项参入圣书宝典劝化阳人，本座可修牒禀冥王，可减轻罪行一、二望汝能实答，否则命阴差拖出堂外重刑，看汝招不招。

郑魂答：请城隍尊神息怒，勿用刑，我在阴司已尝受过，真是使我心惊胆寒，毛骨悚然，我从实答来！但是否准我隐报路名巷号，因我有亲人朋友在世，是

否可准。

城隍曰：此事有理，准照汝要求，汝既知如此，何必当初，但汝应从实答来。

郑魂答：魂先前乃在嘉义县曾犯窃盗，又连续犯强暴罪，但在阳间均被判刑，事已了结，因我本性难改，在我退役后在嘉义新港乡西庄何侔处为长工，于民国五十二年四月五日下午许，引诱邻女年仅十岁幼女即案前之王宝珠小妹妹至村旁无人之处，将预备之凤梨饼向王小女示惠被拒，而王小女见情不对拟独自奔回家，未及数步被我抱住，抱至地瓜园内强暴，逞一时之兽欲，是时我为惊被人发觉而图灭口，将王小女扼死，而弃尸野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终被嘉义警局侦破，移送法院三审定案死刑，终于民国五十四年三月三日上午七时在台中监狱服刑，二枪毙命，亡时二十九岁，以上事实请城隍爷开恩赦罪。

城隍曰：汝死后情形照实答来。

郑魂答：魂亡后随被阴府又押至地府，第一殿孽镜台前显像对照恶孽随被发交第二殿，经阎王驾前对案，阴察簿对证事实，被判刑倒吊铁树地狱三十年，每日倒吊重刑针刺身，痛苦万分，今又被借提审问，魂已知错请城隍爷大慈大悲赦罪，魂已将在世行恶情形细答，让世人能守法安份，请城隍爷赦

罪，原谅！拜托并拜托城隍尊神代魂向阎王说情减刑？

城隍曰：本座乃借提审问，劝化世人，汝经冥王判刑本座无权为汝作主，汝自作孽当自受，无法可改，另王小女魂汝之含冤而亡，本座为汝报呈东狱大帝座前使汝转生为富家之女，免在受此游荡无处可归之苦，未知王小女魂之意如何？

王女魂答：禀报城隍尊神，我看世上之人奸诈险恶，而且我生前又受此遭遇不幸，我心惊怕，我不愿再转生，请城隍为我安排去处如何，我愿灵修，请城隍尊神作主。

城隍曰：如此甚佳，汝小小年纪，即知修道，本座为汝报呈报备为嘉邑地区鸾门记名灵修鸾生如何？

王女魂答：谢谢城隍尊神为我作主。

城隍曰：今宵审问已毕，命阴差再将犯魂郑西○再上锁具押回阴司发还二殿执行刑期，并谢慈雨堂观世音菩萨雅意，让吾有此机缘与诸贤生结缘并谢诸生之效劳。

慈雨堂观世音菩萨 再降

示：恭送嘉邑城隍及诸长官回驾。

三十一、夺妻占产冤难消

本堂观世音菩萨 降

慈雨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诗：管家弟子心难静 前世因果有冤情

亡魂缠身失本性 立善可解速筹行

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非是无报，是时间未到。此乃正理也，若是善恶无报应，岂非上苍有私。若行善者无善报作恶者逍遥法外，天地间则无公理，故曰：人心似铁，天法如炉，善恶分明，点滴无枉，如今宵所阐述者，坛前请事人—管信士，近五、六年来，精神异于常人，日夜与世人巧相反，心灵恍惚而无法自主，时安静时发作，药石均罔效，更常常自言自语，而称大罗天仙降驾附其身，每外出时心灵迷昧而不自知，毫无目标乱行，长者之言置之度外，乖张难驯，非他也，乃前世所行之冤欠，而致今世受此报，现有亡魂凭据而附缠身。

查该魂姓张名英隆，阳籍属新竹城隍辖下，住新竹市民权路十九号，于二十余年前之乙巳年，正月廿九日，年十七岁时被人杀亡。查张魂前世与现世管信士

前世原为义结金兰之友，合伙经营贩卖布匹为业。张魂为兄，管信士为弟，因张魂常往闹市补进布匹，有次携带大批购买布匹用资本前往补货，因时逢战乱无法取道还乡，管信士在家却心存邪念，乘机百般调戏引诱义兄嫂使其就范成奸，久而久之，宛如夫妻同出同入，又唆使义兄嫂变卖财产，双人卷款逃往他乡。当战乱平静后，张魂返回故乡，见景色依旧，人事已变，其妻又被义弟拐走，家产变卖全空，人财俱无，在人穷志短含恨难伸之际，终于含冤自缢而亡，魂归阴司，今世因缘而生于本岛北部，不幸又被杀而亡，前世之恨未消，今世又受此惨亡，为先报前世被管信士拐诱其妻，及霸占全部之财产，特禀呈冥王，准其讨报管信士夺妻侵占财产之前世冤债，经冥王俯准，准凭附缠身管信士三十年，从此管信士精神开始异常，非经药物镇静，均难控制其情绪，此乃信士前世自惹之因果，恐一时无法可解，吾佛亦无法插手而排解。吾佛之意，如欲化解此事，须当事人自发愿忏悔，回向行善，如济贫、放生、刊印善书等等。因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此方能了断因果冤欠讨报之不爽，望多行善业，造功立德为要。

三十二、放黄色录音带之罪过

鼓林堂济公活佛登台

公元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日

济公活佛曰：涂晚○弟子你不用说了，你一定想为何流年不利，不时发生意外东撞

西撞。

还好没撞出人命来，否则会去坐牢的！这全怪你自己，你想想看，你在计程车内设了香案，还挂了好几尊圣神香火包，你却在车内不时放「黄色录音带」，所有在车内供奉圣神都跑光了。

圣神最怕此种秽音，你如此大不敬冒渎圣神，当然会意外不断发生，这不过是向你示警罢了，赶快把车内黄色录音带丢弃，忏悔改过，好好留心驾驶，自然平安无事，好了就此停笔吧！



三十三、販售色情书刊、春药、

影片之惨报

凤山清水祖师坛

说明：本公元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午后三时，应凤山市高君之托，代聘友堂圣乩及录唱六部生，前往高家扶鸾，叩请镇守高家之清水祖师降坛，指示高君之家运，下文是当日扶鸾实录，特刊出以证因果非虚。

高家清水祖师 降坛：

诗：清静无为真性圆 水汇四海归本源

祖德荫孙后裔福 师法递传拯灵原

又诗：高家劫灾连续临 孽障报应为主要因

逆天违理行恶事 厄运自惹遭邪侵

圣示：今蒙圣堂鸾乩，及旨派拾数处圣堂郑宣讲师新助君亲临本坛协助扶鸾，吾能畅所欲言心乐矣！自吾镇守高家，已历贰拾余载之秋，无时不以，高家子弟



安危为念，今秋来，本家弟子夫妇连续发生车祸，致血光灾劫不断，高弟子夫妇均手折足断，至今未愈，又受商场被倒闭巨资，更不幸者，乃高家小弟子，今年初亦遭车祸失救而亡，真是祸不单行。

此非吾神镇守高家而失慈不佑，实因弟子自作孽而遭天遣，近期来，本家弟子，一再咒骂吾神似如「柴头尅」，弟子当知，吾神有何德何能，能化移此因果凶劫，此中因果天机，今特藉鸾笔明示之。

弟子五年来所经营者，乃违背天理良心之不正当事业，放眼天下万般事业皆可作，为何弟子独衷于此业，古人曰：万恶淫为首，几年来，弟子所承制販售，违背善良风俗之春药，淫具秽褻品，图画淫书，影片带，茶毒间接影响，惨害多少社会正人而墮落，此罪已犯阴阳之重律，故本境福德正神及境主，凤山城隍均专案禀呈上苍，并经南天下谕，降劫高家以示警愆，因而祸劫灾殃不断，劫临人亡，为此事吾神亦有口难言，上苍谕示，吾神监督管束弟子不周，本将撤神职候办，幸本境城隍代保奏，否则吾神难保也。

弟子之生活，尚称中等富裕之家庭，既服务就业于贸易公司，何必再兼此龌龊业，往者已去，来者可追，只要即刻回头而改行，家运随转吉祥，俗语

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望能速改进向善而行，否则，往后更不堪设想。

今藉郑讲师及圣堂乩生之协助，始能神人共会面，吾神之意，弟子全家速修禀恭呈文疏，忏悔吾神案前，弃邪行归正道，即日起，全家持斋百日，诚心所至，苍天绝不辜负，经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往前恶业犹如昨日死，今后善行当似今重生，挥笔至此，伤心感叹至极，无法再动乩盘，高家弟子切记，并谢诸大德之协助，后会有期，退

三十四、淫人妻女之惨报

南海堂观音大士 降：

南海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

诗：淫为首恶种祸根 石家案前求圣神

妻离子亡为何故 淫人妻女冤报伸

示：春夏秋冬四季不停之转换，年复年，月复月，历久如是，此为天地间自然循环之理，如今腊月又至，转瞬间寒冬将去，春又来，吾望天下修士，均能明此天

地循环之理，速把握有限人生，明悟人生之意义早日修道，以期斩断历世无限旷劫，所累集之恩恩怨，因因果果之孽债，否则此世不修身，更待何世修此身，若再不悟此因果循环报应之理，将辜负佛菩萨苦口之慈唤：望悟之。

另坛前焚香，求吾神开办因果者，先命无法站立之石桦○信士到坛前候办，另石母老信女亦同赐坐。

查石信士，现患病全身浮肿，虽由肾病而起因，但两足之难支失力，乃为坐骨神经俗称「骨刺」之后遗症。

八年来，信士已历经数次生死边缘，如今妻离去，子不认，拖着满身因果冤孽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身无分文，饥病缠绵奄奄待毙，幸赖尔母亲情之伟大，不念子之不肖，而照顾尔之起居。

风烛之年，尚为壮年之子而忧，尔心何忍？今念尔母老信女之虔诚，特开示信士之因果：

尔之病，可说是罪有应得，乃可谓之因果报应，十二年前，尔以司机为业，且已娶妻生子女各一，岂知尔不好好把握此安乐之家庭生活，却饱暖起淫心，利用驾车之便，诱拐有夫之如王女成奸。

圣贤曾曰：「万恶淫为首」，尔为了一时邪念所起淫心，却破坏王女原有幸福家庭，更种下尔如今所承受，生不如死之冤孽因果病。

原王女所嫁者，乃一老实之退役军人，早年渡海来台，功在社稷，虽有夫妇年龄相差甚大，但恩爱非常，且已生下四位子女，原全家过着平安，其乐融融之美满生活。

自尔勾搭，且诱其离家外出，与尔双宿双飞后，即另筑孽巢，久不归其夫家，尔妻百般劝解尔回头是岸，尔置若罔闻，身心已入邪淫魔境无药可救，王妇受尔之蛊惑，已无法自拔，虽经王夫与其子女家人，一再苦心相劝回家团圆，无奈王妇已愈陷愈深，终难挽回王妇之心，未久王夫宿疾肝症复发，终急救无效，临终前誓言报复，而含恨魂归黄土，死前王妇并未亲含收斂，王妇因夫病歿，更是无人管束，从此更大胆与尔相聚。

王妇所留下子女，幸有邻居及其长女扶养，但另其四子因年幼，发烧失救而成终身呆痴之症，此罪均由尔而起，此后尔之因果罪孽已渐临报应。

尔长子不幸于假日外出游玩之时，车祸而当场死亡，此岂非冥冥之因果循环，尔子死后，尔妻见尔心已死，定难白首，终劳燕分飞而离婚，尔亲生女不愿随

父而隨母生活。

尔与王妇，均各无家累，故名正言顺而同居，因尔工作本属日夜颠倒之司机，从此开始患肾疾，且愈来愈严重，满身水肿，百药无效，八年前，王妇见尔已无法工作，身发异臭，遂离尔不告而去。

此后，尔已步入严重因果报应定律中，随肾脏因果病而起，乃是「骨刺」，目前两足发黑，无法站立，靠拐杖支行，尔现孑然一身，原妻女不认手足拒医，亏尔母代安排于身边同住。

惨哉！既知如此，何必当初，此病神仙难医，妙药难救，自作孽不可活，汝病自惹，神仙更难救尔满身罪孽病，今特示明如上，不必再恳求，此示！



三十五、诱拐师娘，邪淫乱伦

喜善堂 公元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诗：勤劳圣贤得其功 身修理真德明宏

慈善广布心志怀 品行超人耀祖宗

示：今宵东岳殿东岳大帝，藉本堂为阳民林玉○因果业障讨报一案审判，并命六部生以外，诸生排班效劳，严守堂规，不可随意走动，审案之时，司香进果献酒暂停，东岳殿诸长官已临本堂，片刻后将案桌移前，如公堂候审。

东岳殿走报司 降

诗：今临圣堂会贤英 杏坛阐教破痴名

阴阳事迹映悬镜 劝人处事磊落明

东岳殿文武判 同降

诗：文儒圣坛五教兴 武法森严护善灵

判明阴阳律法正 降笔勉民善功行



东岳殿将军 降

诗：白衣云集理勤修 儒门规范虔学求

明德悟守登彼岸 喜善悠久誉永留

圣示：大帝已临本堂，命派贵堂宣讲生郑新助（天音杂志社郑社长）至案前，担任司掌审案之一切誊译，代传唤阴阳各受审人，帝谕已下，不得有误，此示。

东岳殿东岳大帝 降

诗：奉聘登鸾审阴阳 藉堂判明善佑昌

喜善神人代天化 参者圣箴大道扬

圣示：命阳世原呈疏人林玉○及被告亡灵李珍花进堂候传。令文判代执桃枝柳笔挥鸾。命主簿官开卷，备审一切案情。

主簿官曰：禀主公，今调卷而藉喜善堂升堂，开办阳民林氏玉○，住鲲岛台南府城隍辖下，仁德乡后壁厝○○号。现庚四十二岁，本世出生日期为岁次乙酉

（三四）年三月廿七辰时，现受因果讨报而痛苦万分，经喜善堂正主席柳星君裁准，呈禀南天，疏转的丰都大帝，牒交本殿，今宵藉喜善堂开办阴阳双方讨报之因果而特审此案，请大帝明示。

大帝曰：宇宙间本天堂地狱阴阳之分，天是阳亦为男，地是阴为母也。世人秉阴阳因果而转世人生，皆带业而投胎，善恶因果之报应如影随形，善者得其昌，恶者必尝恶果，而应世人昧理妄造之恶因果报应。此乃千古恒常之定律。人人均难幸免，今禀疏人林信女冤欠临身，现被讨报前因，今在喜善堂案前，虔诚叩求，正主席柳星君特专案奏明 上苍恩准，牒转三曹，今夜特藉喜善堂开办此案。林玉○暂退一边候审，命将军带女魂李珍○进案前。

将军禀主公：女魂已带至，请主公定夺。

大帝曰：案前李女魂细听，汝在世家住何处？何时逝世为何而亡？详细答来，不得有误。

李女魂答：禀大帝，小魂死时是六岁，至今有二十四年，若以阳世之年华而算，已经三十岁，家住嘉义县中埔乡金兰村中埔十号。我是被害死，冤枉死，死的好惨，请大帝爷替我作主。

大帝曰：小女魂汝不要再啼哭，今在公堂之上，凡有理者，本座定为汝作主，汝可以说详细一切案情，以便本座今宵审案之凭裁。

李女魂答：我在生之父叫李国雄，因我母生我之时，不幸患产后破伤风，撒手辞我父女而别世，故我出生后即无母可养育，全靠我父代母职，一手带大，当我六岁之时，因家庭失人照顾，我父在外工作以维持家庭之生活，且尚须料理家事，体力精神上实无法支持，每想起我母生我而不幸别世，父女常抱头大哭，邻居见我父为人老实，虽家庭贫穷，但亦甚认真工作，适逢同乡顶六村，富于农家之女范英妹，因与其夫性情不合而离婚，经媒人提亲而嫁我父为继室，成为我之后母，不料原性之未改，恃傲而待我父女，因我出生就无母，故我父较宠爱我，不料此父女之亲情，却引我后母之杀机，而于二十四年前二月初四将我杀害，并将我抛弃于村中水田里，使我幼年之纪，便遭受人间这等惨害之苦，真是恨命运之不公，以上之招言句句是实，请大帝明断，未知今宵带我到喜善堂提审为何因？

大帝曰：命主簿官开卷，对照李女魂所言是否属实？
主簿官答曰：一切均如女魂所说，请大帝明示。

大帝曰：本座问汝，自汝死后一切情形如何？为何与案前呈疏者，林玉○扰缠不休，准汝答言，不必惊慌。

李女魂答：我本世之命数未该终乃枉死，当死后由中埔福德正神领我至嘉义城隍爷报到后领往阴司，虽经阎王准我随时转身而投胎人身而再出身于阳间，但我不再投胎转世，因世人心太险恶，然害死我之后母，亦受阴阳律法所判刑，当我在阴司自在过了二十年左右，约四年前，思世人为非作歹，乃未明因果，若凡行恶者，应受因果之报应，如此始能使世人向善。而林玉○前世是我门下之学徒，拜我为师，学木工之手艺，却恩将仇报，利用我卧病严重之时，诱拐年轻之师娘，窃取大批金银，一走了之，世上哪有门生拐走师娘之乱伦邪行？若因果无报，难服三曹之对律，因此禀呈阎君王，谕准予四年前开始讨报前世债也。自此后林玉○开始精神病分裂而念念有词，因果之病发作而身体不适，此为因果循环之报应，未知拘小女魂到此有何指示，我附身扰缠，乃领有阎君王之凭证。

大帝曰：案下李女魂细听，汝之心意本座知之，乃奉令而讨报因果。今若藉善书传世之刊行，将汝之冤深案行公诸于世，前后两次被害之处境得予公开，使冤情大白于世，有助于世人劝化向善，此为本座亲临喜善堂开办汝等阴阳之案，今宵本座特为汝双方排释此因果如何？

李女魂答：全凭大帝爷作主。

大帝曰：问林玉○汝意如何？

代禀人答：由大帝爷作主。

大帝曰：时逢三期，乃是有冤报冤，有恩报恩，此为三曹共守之因果定律。今为挽转颓风，共度迷痴，使世人明因果之非虚。

今宵本座特判汝双方如下：林玉○前世未遵为人弟子之道，拐诱上辈师娘，败坏伦理道德名节，不择手段歹行恶性，拐卷不义之财，今受报应，遭此恶报，乃理应如此，但因念在喜善堂正主席柳星君代保愿藉刊印圣箴，发扬度众，特准寄罪缓办十年，但须即日起速行大善不断，若未遵谕而行，其缓寄之罪一并撤消，并即刻由郑宣讲生新助（天音杂志社郑社长）代写回向立愿文疏，专案行禀本座裁准，若依谕而行，其功可补前世罪愆，否则其果自担。女童魂李珍○前世因患病又急怒而亡，今世又被不仁之继母害死，堪谓可怜，特准汝逍遥阴阳两界，并即日起不可凭附林玉○，暂停止讨报，准可暗中观察其行善之功德，十年之中所行功德，全部回向由汝而得，不得违谕而行，若汝双方再违本座谕而行者，其罪各自

受，绝不宽贷。今宵已晚，就此收卷，各执事小心行动，不可惊动阳人。并谢喜善堂神人协助设案效劳。

本堂司礼神 再降：恭送东岳大帝诸长官回驾！

三十六、淫徒孽子罪无边

本堂功过司 降

喜善堂 公元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

示：今宵冥府第五殿阎罗天子藉本堂开办审案，诸生礼仪勿失，不可随意走动，片刻将案桌椅移前向外，鸾务监理调配正鸾生，顺序候谕而扶笔，此示

冥府第五殿冥王驾前阴差 齐降

诗：伴随主公登喜善 审理因果劝迷郎

末劫人心多变化 业愆讨报恶自当

冥府第五殿冥王驾前记录神 降

诗：喜善诸生灿毫光 登台降笔会贤良

著书传世度迷众 代天宣化大展扬



冥府第五殿冥王驾前牛马将军 齐降

诗：阴阳一理善必兴 登鸾伴主押恶灵

脚链枷锁罪难饶 堂中审察辨分明

冥府第五殿阎罗天子驾前四大护卫 齐降

诗：天子审案断明因 大道真理佑善人

百岁人翁世上稀 转眼黄泉离凡尘

冥府第五殿王驾前文武判 齐降

诗：驾临凡间伴王来 前因果报理当该

文武任职镇案前 判审阴差两边排

冥府第五殿冥王驾前主判官 降

诗：主掌文笔临喜善 李魂罪愆查明朗

亏欠交缠世代报 何不早修消业障

示：主公已临圣堂，奉王传谕，众阴差勿随意走动，若惊阳间世人，王法严办，决

不宽贷，并请本案六部唱录生，注意王驾登鸾，诸生恭接阎罗天子圣驾，余暂

退。

阎罗天子降

诗：阎王佑善审恶人 罗筹乖张造业因

天道真传阴阳理 子镇冥府伐恶心

阎王天子示：命今夜随本座到喜善堂各执事不得扰动在座各贤生，今夜藉喜善堂审案已过于动众，望各执事切记，即刻宣谕升堂，命主簿官代执圣笔，命武判代传口令，命阴差将罪魂押进堂内。

阴差曰：禀主公罪魂已押到，叩请主公开审。

王曰：现刻开审，重录案证，以警醒世人，希汝罪魂与本座配合。

王问：罪魂汝今夜何故又被拘提至案前知否？汝姓名是谁？阳间从何事，一一禀来。

李魂答：大王冤枉啊！冤枉啊！吾在世是一个朴实之生意人，自归阴后，一直被拘留在地府罪狱中，已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真是无辜之苦，口禀大王，今夜能否赐我自由？

王曰：孽魂汝能在阳间轻易欺骗而过关，今归阴司后仍痴迷不悟，连本座也敢瞒骗，实罪该万死，汝境主福神牒录簿，已一一记载详明，汝还敢强辩？

李魂答：报告大王，方才我之言语，句句属实，我确实是一个朴实之生意人，阴司不知何事故如此长期处罚我，无法超生，其中必有缘故，请大王明察。

王曰：命武判将罪魂押出堂外，重打五十大板，加碾棍刑碾之。

李魂答：痛死我！真是痛死！请大王饶命，小魂愿实招，请大王勿再用刑。

王曰：可，但应实招阳间作恶作毒之事，否则再重刑。

李魂答：小魂姓李名○雄，生前住于高雄市建国二路，为某公司外务员，专推销售化妆品，我所赚之钱专用于花天酒地，因为交上酒女，台南市人胡贵○，所以花费更大，因我之收入有限，而动公款，被公司发现后开除，我因无职业，而日日花费甚大，再受朋友之唆使，商议共抢劫数次，均得所愿，遂而食髓知味，随后我单独行动，适逢某巷厝内母子二人，其女略有姿色，我当时动了奸淫之心，迫奸时受反抗，被我掐喉失手而断气身亡，我心慌又惊恐，其子年约五岁，我恐被指认，一不做二不休，而顺手举起坐椅，力打孩儿头边太阳穴数下而晕死，始逃离现场，以上属实，请大王饶命。

王曰：汝所招乃其一，另有不孝事项，再实招来。

李魂答：大王！小魂在阳世只犯此案，并无其他之案件，请大王勿再强求硬审。

王曰：李魂汝不实招，汝阳世不孝母亲而打骂汝母，又汝母为汝而自尽之事，从实招来，否则再重刑。

李魂答：请大王息怒，切勿再用刑，小魂愿招就是，有关我母之事，是我入赌场输得尽空，一身是债，被迫切切，我知母亲有私房钱，欲向我母讨钱还债务，我母不允又被骂，因我心急用钱又心烦，反手一推，使我母跌倒，而致半身不遂，此乃我无意，请大王息怒，勿怪罪。

王曰：李魂再实招，汝母亲被汝推倒后，半身不遂，致病之后情形从实招来。

李魂答：母亲被我推倒而半身不遂，失顾而致病，因我是独子又无娶，无人代为看顾，我不孝我母，病时三餐不继，既无请医生医治，又难为我母换衣洗身，致痒病并发，痛苦难当，叫天无应，呼地无援，不久自找床下农药，服下自杀身亡，至今被押，此为我阳世作恶之事，尚望大王能看在堂中穿白衣长衫之师兄师姊面上，从新发落。

王曰：既知有今，何必当初。今汝已实招，本座不必再为难汝，李魂听着，汝在世夺财害命，迫杀母子二人，天地不容，犯阴阳二律，又不孝汝母，为世

之大孽愆，本座判汝寒冰地狱三十年，服刑期满，再打下阿鼻地狱五十年。至此审案已毕。命阴差将李魂押回冥府，小心行动，不得惊动阳间凡人，并谢诸位大德效劳，退堂！

三十七、逞一时之欢，

遗留无限哀愁

本堂副驰骋吴府千岁

降

振善堂

公元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诗：心生千涸相迷寿

大德延年改忧愁

深固善心流四海

解开因果任君游

其：林中丛草不欺天

超走夫人造罪愆

群众不知斂色报

届时魂魄获呆颠

示：诸生安好，俗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阴阳律法各司并行，阳法易躲，阴律难逃。昔在民前十年间，在南投有一对夫妻，名叫朱憨哥与卢阿花在其田园中

耕作时，时近中午，朱憨哥眼见前面山林中有一位身材婀娜之妇女，正在采桑果，斯时朱憨哥心中暗生欲念，便生一计，叫其妻阿花提早回家煮饭，料理家事。待阿花回家后，朱憨哥遂自己走上山林中与采桑果之张腰桃接近，当时阿桃以为村中农人，不致有妄念，故一直采桑果，然而朱憨哥在接近阿桃之后，突然将阿桃打昏而逞兽欲，等阿桃醒后知其失贞而自己吊树自缢，朱憨哥逞兽欲完回家后，知阿桃自缢身亡，心中亦惭愧不已，故自此朱憨哥常觉愧疚而发心改过前非，施行善事至终。张腰桃亡后至地府控诉朱憨哥，然因阿桃前两世败德至贱，今世又阳寿未了而身亡，故被判先入枉死城待刑满再行讨报。由于朱憨哥自造下罪孽后，未久报应而身亡，因所行功过者过尚多于功，是故亡后被判二十年之车崩地狱后再出世至今林家为男子。因自缢而亡的阿桃在前年枉死城刑满后，亦获阎王允准开始讨报，故于今生出世在林家之男子，即案前请事者，近期来精神恍惚已失散魂魄，乃因果开始讨报。此时若无大善功，恐难治此因果之症也，劝世人应端正严己是为修道之根本，否则若造了因必再生后世果，阴律至公不私，世人可要谨慎之。

三十八、要命的口业

文字

这是一则传闻的故事，故事发生已十几年了，那时在乡下的农村，民风还很保守，老一辈的，对于女孩子的贞节问题，十分重视，乡下姑娘是很少出门的。

一场春雨过后，田里的青蛙多起来了，四周都可听到青蛙国国的声音，到处捕捉青蛙的人，也忙了起来。

一天从外地来了一位年青人，年约二十出头，正在王家的水田捕捉青蛙，王家姑娘阿枝也一早背着锄头从田头那边走来，两人正好相遇在一条田埂上。阿枝姑娘害羞的低着头站在那里，青年突然遇到美丽的姑娘，也愣住了，两人不知谁要让谁先过？僵持了约十来分后，那位青年戏言的说：「姑娘！你长得真漂亮，给我做太太好不好？」说完也很不好意思地从她前面擦身而过。因田埂太窄，两人的身体某部份难免会相亘摩擦，阿枝姑娘因害臊而跌入田中，爬起了后满身全是泥浆，哭着跑回家去。

回到家中，阿枝姑娘急奔房里，她的母亲正好在院子里打扫看见，跟着进去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追问下说出刚才在田里发生的事情。她母亲是个保守且

固执的人，听后气得半死，急忙叫人去把她的大哥找回来，生气的对他说：「你妹妹一早就去巡田，就给一位外地少年郎无礼，你看要怎样处理？」她哥哥也不问个清楚，暴跳如雷的说：「什么啊！一个外地的小子，竟敢欺侮我王某的妹妹，不想活了！」说完即气冲冲的跑出去，找来了几位兄弟，直奔田里去了。

且说那位青年，心中正在暗喜，今天运气不错，一早就捕捉了好几斤，正考虑把卖来的钱，去镇上买点药，为母亲补一补，忽然他被阵阵重重的脚步声惊住，回头一望，五个大汉已站在他前面，他心里有点害怕。

王家大儿子揪起了他的衣襟大声地说：「你活得不耐烦了，竟敢调戏我妹妹……。」他来不及辩白，大家围起来，你一拳，我一脚，不分要害不要害，把他打得跪在地上求饶，他们一夥才罢手扬长而去。

那位青年被毒打后，倒在田埂上晕了过去，当他醒过来时，已中午时刻了。拖着沉重的脚步，到水边，把血迹与泥浆大略洗去，找到车子，蹒跚地骑了回去。到了家中已傍晚时分了，把车子一放，即躺在床上睡了。他的家人因各人忙各人的，也没注意他的行动异常。

到了半夜一点多，因内伤发作，咯出了许多乌血，他的家人急忙把他送到镇上

的医院，但因伤势太重，第二天早上即一命呜呼了！他的家人哭得很伤心。

王家姑娘阿枝，心地也很善良，毛病就是太骄生惯养，她看见大哥带了人气冲出去后，心里有点后悔。她知道她哥哥的脾气，定会出事。果真当哥哥回家后，在邻居面前大吹他如何教训那位青年时，她开始紧张起来，心中感到十分愧咎。

第七天夜晚，她梦见那位青年满身血迹，来向她索命：「我与你无冤无仇，那天只不过对你戏言了两句，你竟叫人把我打死，我不甘愿……我不甘愿……我要你的命……。」阿枝吓得惊魂失魄，大喊有鬼！她的家人被她的叫声惊醒，来到她房里，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一面哭，一面指着窗口说：「有鬼！有鬼！」。

以后一连发生了几晚，把她吓得心神颠倒，连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在房里，身体一天天的虚弱下去。她的母亲看了心里很难过，知道定是那位青年的鬼魂来要命，心中旁徨无依，又不敢对邻人谈起，只好偷偷地四处问神卜卦，求了许多的符仔贴在门窗上，也请了人帮她收惊，但都没有效果。

阿枝一天到晚，傻兮兮的，楞在那里，头也不梳？冷了也不知加衣服，每到晚上更紧张大叫起来，她的父母只有摇头叹息，不知怎样才好？后来她的二叔提议说：「何不来个冲喜，说不定会把鬼魂冲走？」于是找来媒婆张嫂，答应上个月来

提亲的陈家婚事，并告诉她不可把此事走漏风声。陈家少爷阿耀不知王家发生事情，因他太爱阿枝姑娘，所以婚事就很快地举行了。

婚礼那天，当新娘要出门上轿车时，鬼魂又来了，轻轻地从车前玻璃飘过，司机与媒婆都看到了，但他们不敢说出来，因今天是喜事。

洞房花烛夜，一对新人正准备上床时，鬼魂又站在窗口，新娘心里有数，吓得花容失色，浑身颤抖不已，全身直冒冷汗。新郎不知，连问她：「怎么了？是否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她回答说：「没……什……么！只是有点累，让我早点休息……。」新郎是个老实人，也没再追问下去，躺在一旁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回娘家时，阿枝姑娘一下车，急忙把母亲拉进房里，把昨晚发生的事说出来，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要回去了……。」她母亲听了很担心，但担心又有何用呢？何况阿枝已嫁过门，不回去怎么行呢！因此一面安慰她不要怕，一面告诉她说：「明天将请道士去田里把那鬼魂超度。」

但鬼魂一直缠着阿枝姑娘不放，每晚当夫妻要上床时，又出现在窗口，使她每次一上床即害怕的盖着被子颤抖不已，阿耀以为她是害臊才这样，每次要脱她的衣服，都一面安慰她说：「夫妻吗？有什么害臊的，不要怕！不要怕！我会好好的疼

你……。」但阿枝都拉开阿耀的手，不愿同床，使阿耀苦恼万分。

苦恼的阿耀，某天与三五朋友相聚时，不会喝酒的他，竟然很伤心地哭着，并且说：「娶什么太太，有娶跟没娶不是一样。」接着又拿起一瓶酒大喝起来。同座朋友，被他反常的行动，感到莫名其妙。纷纷追问到底什么事想不开？阿耀才说出他们夫妻结婚已近一月，却没有同过一次床。他的朋友听了很气愤说：「什么啊！连一次有没有过……。」都楞住那里。最后他们协议，明晚八点一同到他房里，看看究竟，阿枝姑娘是什么圣女？

第二天晚上，朋友三人一同到他房里，按住了阿枝姑娘，请阿耀自己脱去她的衣服，他们发现阿枝姑娘，不但内裤共穿了七件，且口袋里还发现尖钻与小刀等利器，大家看了都傻了，松了手呆在那里。阿耀很气愤地打了阿枝几个耳光，然后自己也哭了起来。他的家人被房内哭闹的声音惊动，纷纷赶到，方才揭开这件秘密。

次日早上八点多，双方父母在村长家里协调，阿枝父母在村长与村民的面前说出了实情，并请求陈家谅解，愿意赔偿一切损失，最后双方家长协议离婚。

但鬼魂仍不因阿枝的离婚而罢休，仍缠着她。她的父母什么方法都用尽了，都毫无效果，最后只好四处打听那个外地青年是哪里人？经过多日的打听，得知是隔壁镇上的人，乃筹了一笔钱，找到了他的父母，说明来意。他父亲很气愤，指着墙

上儿子的遗像说：「你们心肝那么凶恶，打死了我的儿子，我正四处打听无着，今天你们找上门来，跟我一同去警察局……。」然后很伤心地哭起来。

同去的村长，赶紧上去安慰她父母说：人死不能复活，况且告到法院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我做公证人，双方好好说，协调和解好吗？」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王家赔偿十五万元，并举行超度法会三天。

此事过后。鬼魂才没再来缠她，阿枝也慢慢的恢复过来，但已不是从前那种性子了。她经过此次的严重打击与折磨以后，深深反省自己的不是，也深深体会人生苦海，世事无常，时常责怪自己当初的无知，才造成今天的后果，几次她想从此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觉得自己的罪业深重，并非自杀能解决一切，因此决定长斋，忏悔自己的业障。不久，山上的那间寺院刚好缺人管理，她知道后毅然前去。

从此，天天青灯木鱼为伴，白天，晚上诵经忏悔，如今已过了十五年多了。这个往事，若非老一辈的偶而提及，恐后一辈的人都不知道，因村民都已原谅她的过去，不愿在她前面提起。

学佛的我们，从这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中，给我们深深启示到——凡遇到受侮时，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像阿枝姑娘随口而出，竟造成这样大的不幸；也不要像那位口出戏言的年青人，一句绮语，惹来杀身之祸。

大家心中有爱，快乐永远在。
怀着爱心播种，怀着感恩收割。



战国时代，鲁国的墨子，一生提倡「兼爱非攻」，主张和平，反对侵略。所以他到处奔走，为人排忧解难，不避一切的艰难困苦。

有一次，他把鞋子都跑破了，脚也肿了，便把帽子取下来裹着脚赶路。有人劝他说：「如今天下的人，只知争权夺利，都不肯做合公道、有义气的事，你又何苦这样拼命的去做好事呢？」墨子说：「譬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个耕田的儿子就当加倍努力的去耕田才对。现在天下的人，都不肯做公义的事，你应当劝我多做些才对，为什么反而劝我不要做呢？」

墨子这种服务人，以苦为乐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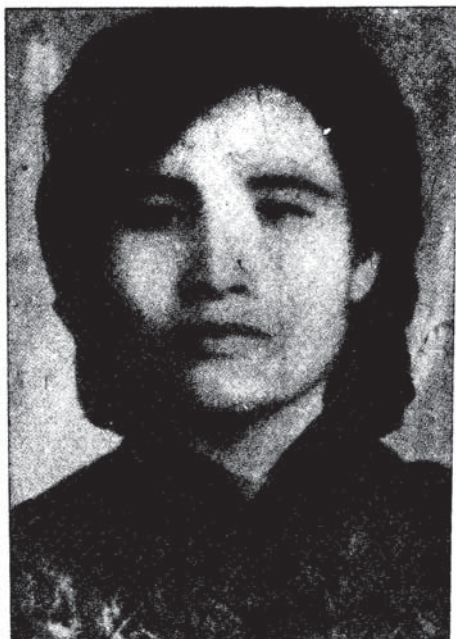


附：
：

信不信由你「借尸还魂」
真有其人确有其事

朱秀华

注：相片由前台湾「民声日报」记者庄添池先生提供。本故事以「借尸还魂纪实」为题，由庄添池先生撰文，原载于公元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民声日报第五版，特此声明。



影近后阳回尸借华秀朱



影合得秋吴与后阳回尸借华秀朱

自序

科学进入太空时代的今日，对「轮回」这件事，现代人以为迷信，一般人不肯相信「轮回」之主要理由，即因为他们不记得前生事。对于此问题，各有相似的解释：中国的「地狱游记」一书，谓人在投胎前须饮「孟婆汤」，此汤有健忘神力。希腊第一流的哲学家「柏拉图」Plato（生于公元前四二七），所著「共和国 Republic」第十章中，谓灵魂投胎前，经过酷热沙漠，异常口渴，至「莫愁河」大饮河水，此水有健忘神力。罗马人传说相似，唯将「莫愁河」改名「奈思河」。何必忘记前生事？因前生事不但对今生无用，而且徒增精神累赘。印度甘地即如此看法，但这些解释均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事实上，一般人虽不能记得前生事，却有少数能知其前生。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不饮「孟婆汤」（莫愁河水）之故。

对「轮回」二字，也许有人认为迷信，不足置信，然则「轮回」者，实有先后因果之连贯作用。人生在世，或行善，或作恶，其心如水，受阳光变气升天，（善者如阳光普惠世人，俗语云：善者上升天界。）忽受阴冷又变雨坠地。（恶者冷似雪霜，令人寒心，俗语云：恶人坠落地狱。）所以人死后，由其一生的善恶，受六

道的转轮，大善者升天为神，小善者转世为富贵或天才、健美；小恶者为贫贱或白痴、残丑；做恶较大者，则变为披毛带角，生生死死轮回不停。

笔者为要证明确有「轮回」，乃汇集世界各国所发生之现代「轮回」故事，且有许多已得到实证，而由权威学者很慎重的发表于各大报刊，兹举数则编著本录，作为研究「轮回」的资料。

李瑞烈 写于宜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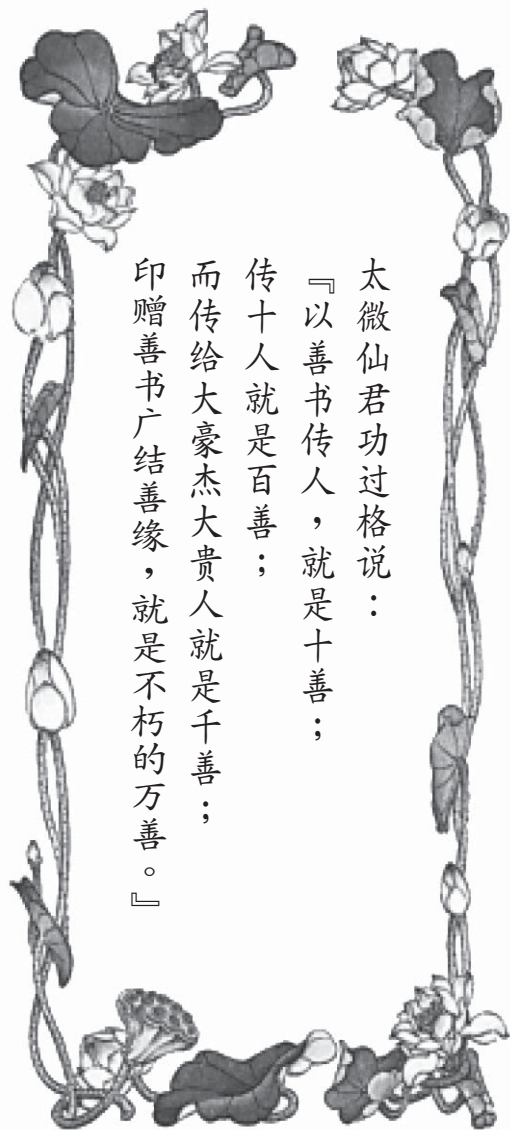
太微仙君功过格说：

『以善书传人，就是十善；

传十人就是百善；

而传给大豪杰大贵人就是千善；

印赠善书广结善缘，就是不朽的万善。』



信不信由你「借尸还魂」

真有其人确有其事

世风日下，科学由原子进入太空时代的今天，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层出不穷，笔者读「今日佛教」与「徵信新闻报」之借尸还魂的报章，应友人之邀，为要证实其事，乃拨忙专程往访「借尸还魂」的主人。

笔者等到云林县麦寮乡之后，即刻赴麦津村中山路一家建材行找访吴秋得先生，说明来意，吴老板似有讨厌情绪，但表面上雅意接待。

据吴老板说：「我妻吴林罔腰在四十岁那年（一九五九年），我是经营建材生意，承标海丰岛工程，罔腰就卧床不起，我在建筑工程那段时间，常回家探望罔腰之病，当我从台西骑脚踏车回家时，所骑脚踏车似有载负重物之感，我虽有如此感觉，但因乡路崎岖不平，因此未曾注意，但常被工人取笑说：『老板艳福不浅，常载美女出入！』我莫名其妙，总以为工人对我所开的玩笑。事后才知道，有位金门姑娘坐在车子后面，跟着我回家。后来，该工程完工，我妻罔腰病体渐超恶劣，有一天终告不省人事，延医急救终难苏醒，但阳气未灭，延至二十数天并无进食任何茶汤，于无意之间，不料自己下床行走，与家族及邻居见面很感陌生，所说的话语

口音与前不同，使他莫名其妙，误为病后精神失常，要送她往精神病院治疗，而她大声嚷着：『我非精神病，送我到精神病院何用，我非你妻，我是金门人朱秀华来借尸还魂的。』当时我疑信参半，简直不相信我太太的身体，已被另一个灵魂占据。

吴老板停了一下又说：『我一生对传说荒唐怪诞之事，极不采信，无奈如此戏剧性的『借尸还魂』竟发生在自己家里。有一次，我岳母来家探望，罔腰还很陌生，见到我岳母向她称呼『阿婆来坐』，岳母觉得女儿口音有异，且说厦门口音，使我岳母伤心流泪。我对罔腰说：『她是你母亲，如何唤她阿婆。』罔腰说：『我的母亲在金门。』当时我岳母更加伤心痛哭，罔腰安慰我岳母说：『阿婆不要哭，你的女儿虽然死亡，但肉体尚存，我的肉体是你女儿的，我完全还是像你的女儿好了，你亦不用如此伤心才好。』

吴老板说至此，内室步出约有四十岁的妇人，身着白底红绿点花的短衣，如外省籍的女人装束，行如少女般的娇态，面不染丝毫脂粉，很礼貌向大家打招呼，轻声说道：『劳驾各位请坐，我很忙失陪了。』说完，向外就走。吴老板指着她说：『她就是『借尸还魂』的朱秀华。』

笔者为要见卢山真面目，即追随背后而出，她在一广场，手握一约四十余台斤的铁錘，截断铁条工作，随后吴老板亦到，他向她谦逊地称呼：「秀华！他们（指笔者等）自远方来的，要访问你，请你与他们谈谈几句。」朱秀华便停手，放下铁錘，含着微笑点头，走回店里坐下，很谦逊地说：「今天很忙不得奉陪，很失礼了。」笔者乘机问：「今天我们专程拜访是为明了小姐在『借尸还魂』过程中的由来，请小姐将一切经过情形细说给我们听听。」

朱秀华微笑，带着踌躇中，慢慢地说：我住在金门新街，父亲朱清，母亲朱蔡蕊。「朱秀华说了这几句，突然眼泪盈眶，止不住心里的悲伤，继续又说：「我十五岁就持斋拜佛，我知道佛说的话一点都不错，一个人要做好事，绝不做坏事，做坏事绝对不会得到好报的。当我十八岁那年，战争炮火盲目炮击金门，使岛民惊慌失措，为求安全计，我跟着别人坐渔船逃难至台湾，我们都携带细软及干粮上船，经过一段时间，小船遇上无情风雨，浪涛冲击，迷失了航路，船在激浪大海中任漂流数十天，一切的干粮已食完尽，饥迫灾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由于饥寒交迫，大部份相依为命的同行人，受饥饿丧命于船中，我亦渐渐支持不住，不省人事，听天由命，由无情的浪涛漂流，当我苏醒睁开眼睛时，船已靠在岛屿，别的船

只也漂过来，有许多有气力的人都弃船游上了岸，发觉船中有五、六名陌生大汉下船，抢走所带细软，我无法抵抗，被他们推到远海中丧命，魂游海丰岛，在此徘徊十天，被五条港（海丰岛）张李莫三府王爷收为门下，听王爷公说我阳寿未尽，而麦寮乡吴秋得之妻，吴林罔腰的寿命已到数限，不久将离人世，可以借她的肉身还阳，乃暂住王爷庙，不久巧遇吴秋得来五条港承建工程，在吴秋得工程完竣后，随他回乡待机，在这几天，林罔腰病危沉重，魂归离恨天的时候，我便「借」林罔腰之「尸」还魂了朱秀华，但『借尸还魂』不太容易，最感苦恼的是自己的灵魂，要投与她人肉体非常困难，幸得王爷公协助下，经二十数天始完成还魂。」

笔者又追问：「借尸还魂后你有什么感想？她又说：「一切很自然的，但因借人旧屋（指借林罔腰的尸，因为朱秀华是少女），住起来实在有不自在感，很厌倦现在的生活，而对家人及邻居很感陌生，幸得吴先生一家人对我很好，我只好代人担起家的这担子，亦得安乐过日。」说后便起立向我们很有礼貌说：「今天我忙，不能与各位多谈，失陪，请各位原谅吧。」说完就向外走了。

笔者转向吴老板：「秀华小姐有无要求回金门认亲？」

吴老板答：「事后有托友人到金门查秀华双亲的下落，据友人说：『照秀华所

言的地址，确有朱清其人，但自那年战争炮火狂炮击金门之后，朱清一家人就失踪了！』所以无法回金门认亲。」

笔者再问：「林罔腰未被『借尸还魂』以前有无念过书？『借尸还魂』之后身体是否正常的？」吴秋得说：「罔腰是文盲不识字，还魂之后，她能整理帐项，以前她身体衰弱，只是在厨房煮饭外，其他工作一点都不能干，还魂之后，一切形态具有异变，所操口音变成金门音，身体比以前健壮，厨房方面的工作她不愿意料理，不愿意去碰摸荤腥的东西，完全在店里帮忙，身体正常。」

当时笔者看吴老板很忙，所以不好意思再问下去，就此便向吴老板告辞，离开建材行。

这段「借尸还魂」的故事，在这科学发达的社会，谈起来，会使人怀疑不信，但按笔者访问过是，采取几点，证实「借尸还魂」是真的，信不信由你：

- (1) 林罔腰是四十外岁的徐娘。「还魂」之后其行动如十七、八岁的少女娇姿。
- (2) 林罔腰乃麦寮人，麦寮说话口音和鹿港的口音相同。但自「还魂」之后，其说话皆属厦门的口音（按：金门说话口音和厦门的口音相同）。
- (3) 林罔腰从前乃是无学，文盲不识字。自「还魂」之后，能写、能算、又讲得

一口流利的国语。

(4)林罔腰以前是荤食(鱼、肉都吃)。自「还魂」之后，不但食荤腥，连碰都不敢碰，这几年来，她都是茹素(素食，不吃鱼、肉、荤菜)，和家人分开吃。

(5)林罔腰以前体弱，只是会煮饭外，其余什么事都不会做。「还魂」之后，身体健壮，会做粗重的工作，厨房方面的工作却不会做，完全在店里帮忙。

(6)吴秋得先生乃非神棍之辈，绝不是利用「借尸还魂」之名，藉机取利为目的，反之，为要招待访客而费了不少的精神和时间。

笔者离开建材行之后，再到邻近探查「借尸还魂」的实证，悉知当年朱秀华遇难时，有林清岛先生目睹其事，当时林先生曾说：「救人要紧，不要抢东西啊！」但众渔民不听劝告，反来辱骂林清岛先生，事后，众渔民皆受了报应，发狂而亡，林清岛反而事业如意。

笔者为要证实此事，离开麦寮之后，即转台西乡访问。林清岛先生现年五十二岁(一九六六年)，住在台西村，他见我们颇有陌生局促之感，我们说明来意之后，林先生才面露笑容，笔者问当年目睹海丰岛所发生的事，林先生说：「当年有

一艘大船漂来海边，当时有十多名渔民在场，众人见船上有财物，图占为己有，我曾劝众人不可做伤天害理的事，但众人不听我的劝告，反来骂我傻瓜，又警告我不得声张，若大声小怪，就要我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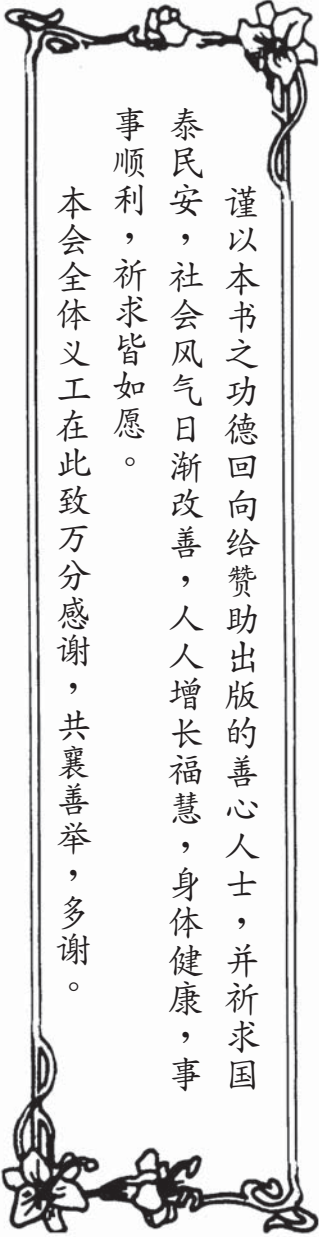
笔者再问：「当时船上有女人被害吗？」林先生说：「确有此事。」又问他：「你知道那船是从何处漂来的。」他说：「好像是从福建一带漂来的。」再问：「听说，谋财害命的渔民皆发狂而亡是真的吗？」他说：「是的，这些人终究不能安稳地享用这些不义之财，个个接着发狂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个神经病的孩子，疯得好厉害，像佛教说的因果报应实在一点也没错。」话到此，时间也不早，而我们还要赶车班次，所以就向林先生告辞，结束了这段「借尸还魂」的访问。

在这科学昌明的今日，还要来谈「借尸还魂」的故事，亦引起医学界人士重视。斗六军医院院长，亦亲访观察了故事的主角朱秀华，观察结果是：

- (一) 朱秀华精神表情很自然，言语也很清楚，并无异状。
- (二) 朱秀华华的眼光神情，不像是精神病的样子。
- (三) 照观察尚难作病理的判断。

俗语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的不错。朱秀华小姐不杀生换得了再

生，泯灭良心的渔民，因为谋财害命而得到发狂死亡的恶果，这是足以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力证。奉劝世人，切莫泯灭良心，其实天地所不容，如林清岛先生，心有善念，上天赐其福泽，贫苦变成富有，足证善恶之报应也。



谨以本书之功德回向给赞助出版的善心人士，并祈求国泰民安，社会风气日渐改善，人人增长福慧，身体健康，事事顺利，祈求皆如愿。

本会全体义工在此致万分感谢，共襄善举，多谢。

敬请踊跃发心
参赞各项慈爱亲善的圣举！
至诚欢迎您慈心
加入净化社会的行列！

